



古 今 節 義 奇 觀



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出版

古今節義奇觀

每冊價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編輯者

鎮海李笑吾
寶山蘇海若

印刷者
新新書局

發行者
新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九白克路
大陸圖書公司

古今第一奇觀卷二目錄

- 古今第一賢夫……………一
- 古今第一情夫……………二
- 古今第一義夫……………三
- 古今第一愚夫……………五
- 古今第一暴夫……………六
- 古今第一懦夫……………七
- 古今第一賢婦……………八
- 古今第一美婦……………九
- 古今第一節婦……………一〇
- 古今第一烈婦……………一二
- 古今第一義婦……………一三

古今第一孝婦	一四
古今第一勇婦	一五
古今第一醜婦	一六
古今第一蠢婦	一七
古今第一妬婦	一八
古今第一蕩婦	二〇
古今第一毒婦	二一
古今第一潑婦	二三
古今第一惡婦	二四
古今第一奇婦	二五
古今第一懦婦	二六
古今第一苦婦	二七
古今第一賢妾	二八

古今第一美妾	二九
古今第一義妾	三〇
古今第一智妾	三一
古今第一愛妾	三三
古今第一惡妾	三四
古今第一逃妾	三五
古今第一賤妾	三六
古今第一棄妾	三七
古今第一毒妾	三八
古今第一奇妾	四〇
古今第一勇妾	四一
古今第一蠢妾	四二
古今第一懦妾	四三

古今第一苦妾	四四
古今第一蕩妾	四六
古今第一聖人	四六
古今第一賢人	四七
古今第一名士	四七
古今第一狂士	四八
古今第一迂儒	四九
古今第一術士	四九
古今第一酒徒	五〇
古今第一遊說	五〇
古今第一俠客	五二
古今第一義僕	五三
古今第一義丐	五四

古今第一義伶	五五
古今第一義奄	五六
古今第一良相	五七
古今第一名醫	五八
古今第一高僧	五九
古今第一高道	六〇
古今第一高尼	六一
古今第一詩丐	六二
古今第一烟鬼	六三
古今第一蕩子	六四
古今第一魯男	六五
古今第一獵戶	六六
古今第一富商	六七

古今第一馬販	六七
古今第一人販	六八
古今第一蟻媒	六八
古今第一無賴	六九
古今第一匪首	六九
古今第一盜魁	七〇
古今第一難民	七一
古今第一巧匠	七二
古今第一才子	七二
古今第二才女	七三
古今第一書癡	七三
古今第一狂夫	七四
古今第一女探	七五

古今第一俠妓	七六
古今第一漁父	七六
古今第一樵夫	七七
古今第一鏢師	七八
古今第一拳師	七九
古今第一巨騙	八〇
古今第一劇盜	八一
古今第一俠盜	八三
古今第一女盜	八五
古今第一巧賊	八六

古今第一奇觀卷二

古今第一賢夫

沈子進衡。浙之世家子也。性沈默。不苟言笑。其待人也。心氣和平。故人皆樂與之交。喜閱言情小說。凡紅樓夢。花月痕。西廂記等書。無不流覽。入目每讀。至傷心處。輒爲之淚涔涔。下其父見而責之。曰。鏡花水月。豈可認爲眞耶。大好男兒。不由功名上進取。而沉迷於小說中。誤矣。進衡聞父命。乃深悔前非。謂父曰。兒知過矣。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懸崖勒馬。尙不失爲完人。於是將以前所閱之小說。書盡焚於火。從事經史中學業。乃大進其父。因進衡之多情也。思欲有以抑制之。使不得逞。其所欲。乃以鄉間婦與之訂婚。焉。鄉婦陳氏。身康體胖。如無錫惠山之大阿福。臉黑若漆。性悍而兇。力大若水牛。進衡觀此狀態。毫不爲意。仍能相欲如賓。以盡夫婦之道。詎知陳氏蠻橫特甚。其在母家時。不務田事。亦不事紡織。終日與一般游手好閒之徒。飲酒賭博。蓋早已忘却其爲女子身。結婚三日。已不能耐。卽欲返家。進衡知陳氏惡習。再三用好言勸導之。陳氏非特不聽。竟欲毆打進衡。進衡知陳氏一時不能理喻。乃聽其外出。不加束縛。會陳氏患病劇甚。沉吟牀第。間幾頻於危。進衡躬親爲之調理。不遺餘力。凡陳氏所欲。無所不依。夜不解帶。

湯藥親嘗。乘陳氏悶氣時。講以歷代忠臣孝子賢婦烈女等事。以解其悶。陳氏病年餘。始已。既而泣謂進衡曰。妾知罪矣。嗣後事姑以孝。事夫以敬。力改其兇悍之性。一家和睦。陳氏終日操作家務。再不出門庭一步矣。

古今第一情夫

朱生字天仇。浙之山陰人。幼時寄讀於舅氏舅家。餘婉距山陰百餘里。往返頗難。舅氏有一女年少。生一歲。呼生以哥而生。則稱以妹。生讀左傳時。女適讀禮記。兩人學相若。穎晤則生較高。其一聲妹妹一聲哥。久則未免有情。況兩人情竇初開。難以禁止。乃其相愛之情。漸達於沸點。而兩方父母均未知也。會生母病。囑返家。一時依依惜別。既爲之淚下。生既抵家。母病亦稍痊。時適里中某中學招生。其父囑生往考。生乃大窘。不考則父命難違。考而取。必不能再往舅家。無緣與表妹相見矣。設考而不取。則體面攸關。何以見人。左思右想。均甚爲難。既而考期已迫。生竟錄正取。乃改入中學校肄業。遙瞻舊家河山。修阻魚雁。罕通。於是日夜相思。積思成疾。每於夢寐中。頻呼妹妹。其母聞而異之。訊其故。生乃實告。而病益篤。其母無奈。乃託人往舅家備述此事。後竟訂成婚約。生病乃霍然。光陰迅速。曾幾何時。朱生之吉期已屆。在朱生心目中。中夢魂中。果不知若何愉快。詎知竟大不然。距婚期前一日。女卽患病。後竟日益沉重。藥石無靈。

醫皆束手。况距婚日不遠。有迷信者云。小姐有疾。以其星命不佳也。若衝以喜事。則不難立愈。故結婚日期亦不改。緩娶後。病仍不少。痊生不勝憂悶。躬親爲之看護。湯藥非親嘗不進。又閱三月餘。病勢更劇。一息奄奄。乃執生手泣謂生曰。妾與君生前冤孽。也不是冤家。不叙頭。今竟叙頭矣。今竟居然成爲夫婦矣。有夫婦之名。而無夫婦之實。妾累君。妾累君。妾將與君永別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妾死之後。君其勿悲。天下多美婦人。望君速娶時乎。時乎。不再來。須及時以行樂。君其誌之。妾將去矣。言已。淚涔涔下。朱生聞之。泣不可仰。片語不成聲。無已。猛力將左腕無名指嚙下。一時鮮血淋漓。泣謂女曰。妹乎。余非負心人也。妹而無恙。余之大幸。設有意外。則余亦不願再居於塵世間。倘負我妹。有如此指。皇天后土實鑒。余心女觀此狀。氣喘更急。乃大呼曰。哥……哥……氣乃絕。朱生觀此。咯血數升。亦氣絕者。再乃葬女於某山之麓。生亦築室而居於墓旁。閉門誦經。終生不再娶。自起一字曰。天涯恨人。

古今第一義夫

陳毅字龍寧。吳縣下鄉人。事母殊孝。父早死。葬於虎邱山麓。毅每日往墓前泣拜。三年如一日。雖大風雨亦不敢輟。人皆稱爲孝子。但母性甚剛毅。稍不慎。卽怒罵不絕聲。毅唯唯不敢出一聲。俟其怒息。始他往。後娶妻胡氏。貌美而性甚孤獨。常喜居深闈。不與外人交接。新婚後數日。毅母已有煩言。漸入婦耳。婦大

爲○不○然○姑○耐○之○毅○與○婦○愛○情○頗○篤○婦○時○以○姑○之○惡○語○毅○毅○總○不○理○婦○恚○甚○初○恨○姑○繼○而○更○恨○毅○毅○之○孝○母○如○故○不○以○婦○恨○而○移○其○初○志○其○實○毅○母○果○太○蠻○橫○時○向○婦○吹○毛○求○疵○婦○實○不○能○耐○其○恨○之○也○非○婦○之○過○毅○母○亦○不○能○辭○其○咎○然○毅○以○孝○母○故○雖○明○知○母○之○不○善○強○欲○加○罪○於○婦○我○不○得○不○爲○婦○叫○冤○無○何○母○患○病○死○毅○與○婦○和○好○如○初○不○數○日○里○中○大○火○毅○家○房○屋○成○爲○灰○燼○毅○本○中○人○產○頓○遭○回○祿○蕩○然○無○成○不○得○已○北○走○燕○地○王○樹○南○者○毅○之○中○表○親○也○設○肆○於○燕○已○十○餘○載○雖○河○山○修○阻○而○魚○雁○時○通○故○仍○能○親○密○毅○既○無○處○棲○身○乃○往○王○氏○家○欲○謀○一○棲○身○地○臨○行○時○謂○其○婦○曰○余○之○北○走○不○得○已○也○此○去○生○死○莫○卜○卿○好○自○爲○之○幸○汝○年○尚○輕○何○處○無○噉○飯○地○倘○能○得○一○夫○婿○則○以○我○爲○已○死○可○也○勉○矣○我○妻○毅○既○北○去○婦○果○另○嫁○朱○某○不○數○載○朱○死○家○亦○甚○貧○婦○又○患○病○手○足○不○能○動○不○得○已○行○乞○街○衢○聊○以○度○日○毅○到○燕○後○王○氏○借○以○五○千○金○毅○卽○設○肆○燕○地○不○數○年○已○盈○二○萬○餘○金○乃○於○某○日○南○下○以○叩○父○母○之○墓○且○擬○迎○婦○北○上○也○於○途○中○見○一○丐○婦○四○肢○殘○廢○面○目○枯○黃○沿○街○哭○泣○毅○細○睨○之○乃○其○妻○也○婦○亦○見○毅○不○竟○悲○從○中○來○相○抱○大○哭○越○一○時○許○始○已○乃○各○道○別○後○情○况○婦○以○實○告○毅○不○勝○嘆○惋○乃○將○婦○迎○往○燕○地○同○居○婦○雖○殘○疾○毅○終○不○願○再○娶○矣○或○謂○毅○曰○汝○婦○已○失○節○今○且○殘○疾○盍○棄○之○毅○曰○不○然○婦○之○失○節○非○婦○之○過○乃○饑○寒○驅○迫○也○設○余○不○北○行○則○婦○必○安○樂○度○日○何○致○有○失○節○事○故○婦○之○失○節○咎○固○在○余○我○何○敢○怨○婦○况○棄○之○耶○聞○者○嘆○曰○若○毅○者○真○可○謂○明○大○義○者○矣○

古今第一愚夫

吳靈珍西子湖畔產吳敏玉先生之第二女公子也。幼喪母，後母劉氏悍甚，靈珍遭鞭撻，輒背人飲泣。而在父前未嘗及一語，父果不知也。時謂劉氏賢，劉氏之弟曰晉白生一子，五官不正，寒暖不知，讀書三年，三字經尚未告竣，遐邇無不知其爲笨伯。年二十，猶未娶妻，劉氏既適敏玉，卽屬意靈珍，乃在敏玉前再三慫恿之，婚約既成，靈珍猶未知也。殆嫁期已近，靈珍始知之，驚喜參半。個郎情性不知何若，設嫁一多情夫婿，則閨房之樂勝於畫眉，可以脫離家庭苦海矣。或不幸而適一無情者，則來日茫茫，又不知受幾許痛苦，無何婚期在邇矣。彩輿臨門，不啻登場傀儡，任人作主，無片刻之自由。殆越三朝，始與個郎親近，噫，在靈珍意想中，以爲個郎必多情人也，詎知大不然，頭大如斗，長不滿三尺，眉與目相距不及二三分，遙視之如相連者，每發一語，涎出若潮，湧垂於胸際，故襟上終日無乾時。初覩新娘大驚而逃，入晚不敢睡，新娘實不能忍和衣先睡，個郎乃睡於地板上，片刻鼻聲如雷，可達戶外。靈珍聞而驚醒，欲喚而慚，於啓口有頃，靈珍既起牀，個郎亦醒，靈珍含羞強言曰：君盍往牀睡乎？個郎曰：諾。乃睡於牀，與靈珍同臥。戰戰兢兢，不敢相值。靈珍以足微觸之，個郎四肢縮於一處，不敢少動。天微明，卽起廁，後個郎與靈珍同睡時，從不談一言。靈珍有所問，亦不敢直答。所謂風情月意，個郎更門外漢，不知從何處着手。靈珍久而

也。知其爲天下愚夫莫過於此。乃敢以風月事。然個郎猶推辭不敢實行。其愚笨如此。我不得不爲靈珍惜。

古今第一暴夫

沈○蓮○芳○女○士○粗○知○文○字○惟○性○好○靜○字○里○中○王○惠○甫○惠○甫○性○蠻○橫○與○女○士○適○成○反○比○例○結○婚○後○無○一○日○安○寧○
惠○甫○常○獨○自○飲○酒○於○某○酒○樓○且○無○日○不○大○醉○女○士○實○忍○無○可○忍○一○日○惠○甫○又○負○醉○而○歸○嘔○吐○浪○藉○不○省○人○
事○女○士○乃○惋○言○勸○之○曰○君○終○日○飲○酒○得○毋○傷○玉○體○乎○後○宜○少○飲○爲○是○惠○甫○聞○之○勃○然○大○怒○遽○將○桌○上○之○玻○
璃○缸○向○女○士○猛○力○擲○去○適○中○左○額○頭○破○流○血○不○止○缸○碎○玻○璃○嵌○入○膚○中○深○逾○寸○許○女○士○負○痛○倒○踣○於○地○惠○
甫○又○大○怒○曰○汝○竟○行○詐○耶○又○將○鐵○鏈○擊○女○士○遍○體○受○傷○不○數○日○竟○咯○血○而○死○惠○甫○笑○曰○死○了○一○個○婦○人○無○
甚○大○事○再○娶○一○個○可○也○遂○草○草○入○殮○不○數○月○惠○甫○竟○續○娶○劉○氏○爲○繼○室○新○婚○後○性○情○稍○改○不○數○月○故○態○復○
萌○劉○氏○又○漸○受○其○累○一○日○夜○已○過○半○劉○氏○以○爲○不○再○回○來○矣○既○寢○精○神○甚○憊○片○刻○卽○入○夢○鄉○惠○甫○叩○門○時○
劉○氏○未○醒○惠○甫○又○大○怒○排○闥○而○入○不○問○情○由○拳○足○交○加○劉○氏○於○夢○寐○中○覺○痛○驚○起○訊○以○何○爲○惠○甫○亦○不○答○
話○仍○痛○毆○之○劉○氏○痛○不○能○忍○大○呼○救○援○惠○甫○曰○汝○欲○呼○耶○鞭○撻○更○甚○嗣○後○必○二○三○日○痛○責○一○次○劉○氏○知○此○
生○已○無○樂○趣○乃○自○經○而○死○越○年○惠○甫○又○娶○第○三○室○不○及○一○年○又○因○鞭○撻○而○絕○命○惠○甫○於○此○數○載○中○共○娶○七○

妻皆毆打而死。妻之家中人莫不銜如刺骨。聯絡之後，往惠甫家數其罪狀，亦將惠甫毆死。聞者均稱快。

古今第一懦夫

李省三確是一個沒有骨格的人。他對於自己的老婆，真是小鬼見了閻王的一般看待。他的老婆本來是出名的燕脂虎，不過也有一層意思的。省三小的時候，父母都死了。他一個人東飄西蕩，無家可歸。幸虧他的舅父去收管了，替他出些學費，讀讀書，到得十五六歲的時，居然長得大了，臉兒也不惡，要想替他成功一件親事。但是沒有錢，沒得法子，離開三里路遠的地方，有一個曹家莊，內中有一家姓劉的丈夫死了，劉氏生下一女，名喚素琴，却是個女大力士，可以拒敵五六個男子，并且性情也是蠻橫。一有不合，拳足交加。這位素琴女士，因為有了這個兇名，所以遠近人家都不敢同他聯婚了。他要招一位女婿，招來招去，沒有招得，剛巧那個沒有骨格的李省三去了。結婚後，省三就要擺出丈夫的架子來，以為女子的奴隸，可以欺侮的，可以差役的，可以玩弄的。豈知反被素琴輕輕一拳，省三翻了一隻大元寶，跌出二丈多路，沒奈何，祇得屈膝紅裙下，不敢再擺醜架子了。省三在閨房中，素琴命他東他，他不敢向西，命他西，他又不敢向東。有一天，素琴命他去烹茶，省三剛在大便，答允得稍緩了，素琴就大發雷霆，將房中一切物件盡行打毀。省三嚇得魂靈幾乎出巧，連忙從便桶上起身，尿孔都不措，褲子都不着，到素琴那

邊叩頭謝罪。素琴那裏肯干休。省三連叩一千三百多頭。陪了幾千聲罪。到後來頭上頂了便桶。蓋跪在素琴面前。三個鐘頭。其事方了。閱者諸君看了這章。以爲必無其事的。天下懦弱的丈夫。總沒有這樣的懦弱。其實在下沒有一句謊說。你們若然不信。儘可以去調查。省三是南京人。他的父親叫做頌熙。南京地方也很有名的。

古今第一賢婦

程廷揖字濟民。姑蘇下鄉人。娶婦吳氏。小家女也。明大義。生二子。長曰壽。洪年八齡。次曰壽生。年六齡。兩兒性頗聰穎。吳氏愛之。不啻掌中珠。廷揖有一妹同居家中。手足都殘廢。終日臥榻不起。且家甚寒。衣食時慮不週。既無婢女。又乏僮僕。凡家中一切大小之事。均爲吳氏一人主之。餘暇則事女。紅賴十指以生活。沈哲民者。濟民之中表親也。旅客京師。濟民思欲北上謀一餬口地。恐婦不允。欲出口而不敢。既爲吳氏窺悉。笑曰。男兒志在四方。豈可伏處斗室中。與草木同腐耶。特妾有言者。沈叔叔雖屬親戚。君去須賴伊一援手。然君無所擅長。但膂力稍強耳。設君去而沈叔不援手。則何如且旅費浩大。籌劃維艱。奈何。濟民聞之不勝躊躇。會武漢起義。不數日。遍及大江南北。吳氏大喜。乃謂濟民曰。男兒用武之期至矣。時乎不再來。君其速圖之。大丈夫當以馬革裹屍爲同胞造幸福。此誠千載一時之好機會也。濟民聞之。亦拍

案喜曰若無卿言幾誤大事語有云英雄能造時勢時勢亦可以造英雄乃投入南軍中凡家中一切事均經婦一一安排之晚間作女紅非至三四更必不睡天微明即起操作而於濟民之妹更善待之事事必得其歡心二子則令其上學讀書入晚必督其溫習舊課故校中功課以兩兒爲最熟師時勉之濟民入軍年餘毫無音信婦憂甚後悉濟民已陣亡婦大哭數日既而自慰曰人終有一死奚悲爲然死有重於泰山者有輕於鴻毛者我夫之死爲國而死也爲民而死也死得其所奚悲爲我且爲我夫慶也於是節哀順變教育二兒仍賴十指以自給而對於殘疾不起之小姑無一日稍爲虧待嘗曰我待姑猶待我夫也我若虧待之則九泉之下何面見夫君故每日餐時必先奉姑飽然後自食無一次先姑而食也噫如吳氏者誠近世婦女中之鳳毛麟角矣

古今第一美婦

諺有云天下祇有美男子而無美婦人斯言也余終未敢信既有美男子必生美婦人若祇有美男子而無美婦人則豈非造物者之偏見乎否則何以厚於此而薄於彼耶古之美婦人必推玉環飛燕然二人皆不足以言美何則一則失之太瘦一則失之太肥故均非所謂美也余謂楊同慶之夫人尊之以天下第一美婦可以無愧矣同慶前清兩廣總督也夫人徐氏本旗下人後歸同慶乃服漢裝若論其若何美

麗則一支秃筆實難形容其萬一夫人生平不施脂粉而臉色若桃花潔白細膩若時慮爲風力所吹破者髮黑若漆眉細如新月目如秋水口如櫻桃腰如細柳此乃老小說中形容美婦人之姿態也若以夫人喻之猶不足以當其萬一同慶宅後有花園園中有孔雀二素日不見開屏如見夫人則大張其五彩美麗之屏一若與夫人較美麗者則夫人之美麗已可見一斑矣某歲秋夫人偕一婢往劇場觀劇場中入見夫人至均嘆爲天仙化身雖年稍長者亦得未曾見緣是場中觀劇者目光皆不注意於演劇者而注目於夫人一人身上若有望梅止渴之意夫人深以爲異片刻卽返嗣後總不願再往劇場去矣又一日偕婢同遊共花園遊園者覩夫人至又驚以爲天女下降羣趨隨不後園中景物無暇賞觀其動人如此夫人年五十餘望之仍如二十許人顏色之嬌嫩仍如故噫如夫人者非人世間之尤物乎

古今第一節婦

節婦姓王吳縣人元鏹先生之次女也年二十于歸陳乃昌越二載而夫卒生一子名不先乃昌病歿時不先僅百餘日節婦操持家政事必躬親而翁與繼姑在堂時遇事稟承戚鄰稱賢鄰里相頌前清光緒壬寅夏秋之間蘇城盛行爛喉痧症繼姑朱氏傳染弟婦王氏亦相繼逝世以致童僕潛逃鄰人相避幾無周旋其事節婦獨挈六歲孤兒朝夕侍奉始終不怠人以爲難而節婦不自言也殆子既長訓責甚嚴

嘗○泣○向○其○子○不○先○曰○汝○雖○孤○兒○我○若○溺○愛○予○將○安○仰○而○待○猶○子○不○賢○則○恂○恂○然○必○以○好○言○相○向○若○不○明○大○義○者○能○如○是○乎○生○平○自○奉○儉○約○每○御○故○衣○從○不○新○裝○飾○而○親○友○有○告○貸○者○則○無○不○資○助○隣○近○貧○乏○之○人○時○暗○中○施○米○毫○無○吝○色○每○至○感○而○涕○泣○其○愛○人○也○如○是○節○婦○生○平○無○疾○言○遺○色○而○家○教○極○嚴○肅○絕○不○染○吳○下○時○風○無○事○則○以○湖○南○聶○曾○氏○家○政○學○爲○子○弟○閒○譚○其○事○父○母○則○甚○孝○自○夫○故○後○幾○不○欲○生○然○念○及○父○母○則○又○眷○戀○不○甚○死○自○清○光○緒○二○十○八○年○外○家○遭○火○災○後○家○產○蕩○然○節○婦○一○慟○幾○絕○自○此○身○體○益○弱○時○有○效○嗽○等○症○且○終○日○操○勞○過○甚○舊○劇○時○發○絕○不○肯○飲○貴○品○湯○藥○至○於○貧○乏○者○乞○醫○藥○棺○衾○之○資○則○又○私○捐○簪○珥○以○周○濟○之○不○稍○吝○也○殆○節○婦○歿○遐○邇○聞○之○莫○不○爲○之○淚○下○詩○人○方○佛○生○吊○之○以○詩○曰○潁○川○世○系○本○三○槐○節○勵○松○筠○命○不○乖○有○子○肯○堂○孤○影○瘦○抱○孫○纒○膝○兩○情○諾○米○鹽○獨○自○操○家○政○醫○藥○真○能○起○病○骸○恨○我○來○遲○芻○一○束○靈○帷○憑○吊○費○安○排○其○一○淒○切○秋○高○急○暮○礎○何○期○二○壑○遽○相○侵○壽○逾○四○秩○星○難○燦○家○住○三○吳○月○易○沉○魂○魄○縱○歸○泉○下○路○冰○霜○猶○耐○歲○寒○心○南○園○反○珮○無○消○息○兒○女○情○長○哭○到○今○其○二○望○夫○臺○上○淚○潛○然○撒○手○紅○塵○了○俗○緣○教○子○能○成○天○下○士○問○名○已○列○女○中○仙○蓬○萊○縹○渺○三○千○界○門○戶○支○持○二○十○年○一○事○最○難○脫○簪○珥○好○施○威○鄰○早○稱○賢○其○三○未○亡○人○備○歷○艱○難○駕○返○瑤○池○淚○暗○彈○秋○雨○秋○風○常○抱○疾○佳○兒○佳○婦○失○承○歡○謙○和○接○物○存○心○厚○勤○儉○持○家○馭○下○寬○撰○就○俚○詞○歌○薤○露○黃○泉○有○恨○夜○漫○漫○其○四○又○海○寧○繼○亭○老○人○弔○以○長○詞○云○人○生○宙○合

中。大。義。須。明。徹。臣。事。君。尙。忠。婦。事。夫。崇。節。四。方。萬。里。遙。千。人。而。一。轍。守。死。不。二。心。心。堅。有。如。鐵。不。爲。外。物。牽。而。祇。中。情。結。茹。苦。且。含。辛。一。任。世。磨。折。吁。嗟。陳。節。婦。志。行。真。高。潔。水。流。潁。川。清。山。塵。太。原。絕。掬。誠。奉。姑。嫜。姑。嫜。遽。辭。決。寡。鵠。影。淒。涼。孤。鳳。聲。鳴。咽。萬。恨。與。千。愁。霽。祇。如。百。舌。撫。孤。幸。成。名。弄。孫。欣。成。列。劬。劬。數。十。年。卓。爲。女。中。傑。秋。菊。傲。繁。霜。寒。松。映。新。雪。以。茲。遠。近。間。競。傳。其。芳。烈。及。於。吾。耳。中。表。彰。筆。難。輟。吾。曩。漢。黃。間。奇。節。書。分。別。昔。年。分。修。湖。北。通。志。以。漢。黃。安。德。四。郡。節。烈。事。屬。於。先。生。編。纂。故。云。微。顯。而。闡。幽。拾。遺。而。補。缺。而。如。母。之。賢。後。先。可。相。埒。他。日。採。風。人。應。與。增。銘。碣。其。餘。詩。人。之。弔。頌。不。勝。枚。舉。而。尤。以。方。外。松。禪。之。輓。語。爲。最。上。聯。云。頃。聞。悽。聲。慘。聲。經。聲。書。聲。高。聲。低。聲。聲。聲。是。血。血。奠。靈。魂。今。已。去。下。聯。云。但。見。山。色。水。色。花。色。樹。色。有。色。無。色。色。色。皆。空。空。懸。形。影。幾。時。來。詞。語。新。穎。可。誦。若。食。煙。火。食。者。何。能。道。隻。字。噫。世。間。如。陳。節。婦。者。豈。少。焉。哉。特。傳。之。不。多。耳。如。節。婦。者。亦。可。以。九。泉。含。笑。矣。茲。特。表。而。出。之。俾。女。界。同。胞。亦。可。以。奉。爲。懿。範。已。

古今第一烈婦

陳烈婦、吳人去郡治五十里而居其地曰塘村夫以圻爲業時出外烈婦常閉門績麻鄰某甲嗜酒而兇窺烈婦美思犯之一日倚酒經過烈婦家問某郎在否則又曰某郎又出矣他日復來問如初已乃調

烈婦曰某郎數出奈若獨處何烈婦怒詈甲甲笑而去夫歸烈婦哭而告之故謀徒避之夫以刃授烈婦曰彼來汝殺之烈婦受而藏諸褥於是其夫適以坊詣郡甲知之夜被酒僞爲烈婦夫叩門烈婦方抱三歲乳未寢聞聲驚疑置其兒兒啼掩兒口以聽甲遂排戶直入犯烈婦烈婦以刃殺之不中甲怒取刃刃烈婦洞胸死兒猶以爲母寢也索乳號不已至旦鄰婦異之入視則赫然死反走出告人一村盡集獨無甲羣疑甲殺譁焉方甲之殺烈婦而逸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甲鄰村人執以來夫歸白諸縣鞠得其實甲伏誅里有塾師曹叔素盡出所蓄金建烈婦祠圖像以祀也海若曰烈婦一坊人妻耳目不識一字而能守貞操節身可殺而志不可辱以觀今日之朝張夕李人盡可夫者爲何如哉烈婦可以風矣

古今第一義婦

義婦姓吳歸湘省陸子英先生先生係里中孝廉時以大義喻義婦故婦之得以流芳半爲先生所教導也先生有一弟早卒娶妻王氏生一遺腹子越一月王氏亦卒義婦卽僱乳母扶育孤兒愛逾己出曾兒有疾義婦輒終夜不眠四方求治必至痊愈乃已義婦有子二長已六齡次三齡與孤兒同庚某歲會長髮事起干戈遍地草木皆兵四方避難者十室九空狀至慘義婦與夫已離散乃攜二子與孤兒擬鄉居以避其鋒途中適值髮兵數人各執利刃見義婦欲刃之婦并不畏懼恣態自若髮兵欲先刃孤兒義婦

乃大號髮兵異之訊其故義婦曰若二昇者妾之子也殺之則可個兒乃弟婦之子也渠父母俱死惟留此一塊肉若殺之則一脈絕矣大人欲殺此孤兒者則請先殺我兒倘猶不足則再殺余若能留得此兒者妾雖粉身碎骨含笑九泉也髮兵聞之相顧愕然呀曰萬不料婦女中有此明大義者乎殺之不義也乃釋之去後既與夫相值共慶重圓乃偕隱於某山之麓會兒既長義婦親督其讀每有輟學婦必不食自責兒乃大悟從此孜孜不倦不敢再廢學矣

古今第一孝婦

孝婦劉錦山妻也錦山早卒婦哭之慟幾欲身殉已而猛憶之曰此奚可哉妾今一死果不足惜其如堂上白髮何蓋錦山有母年逾耳順多疾病常在牀褥既娶婦事姑生母待錦山卒姑病更甚且時痛哭其子婦在旁多方勸慰姑痛稍減劉氏家甚貧婦乃賴十指以自給終日勤作女紅可獲二百餘文婦則以豆腐菜根度日而奉姑則必魚肉姑有所欲百計求之雖價貴亦不吝惜必求得乃已某歲值大饑遐邇數百里寸草不生民不聊生難以度日不得已乃往四方求乞婦乃負姑與儕輩偕行已則常二三日不食而姑乃一日三餐總不間斷且婦每饑餓時常以糟糠充餓姑乃不知也一日宿於古廟中會姑病甚劇婦不勝焦灼且人地生疎清風兩袖安有醫藥餘資呼籲無門愁腸莫訴正在無可奈何之時偶憶古

人有割股療親之事。今日不妨試行之。夜半婦跪於庭中。向空叩頭祈禱。曰：難婦劉氏。因姑病劇。無資延醫。自願割股以進。上天有靈。早賜姑痊。禱畢。將左臂上之肉。用刀割下一方。雖鮮血淋漓。毫不覺痛。煮湯以進。服後。病果見痊。婦大喜。謝天謝地。雀躍異常。又越一月餘。姑病復發。婦再欲割股。而姑已死。婦大哭。數日。又百計求得棺資。喪事已畢。婦自思曰：昔日之不死者。因姑在堂也。故不忍死。今姑已死。余何戀哉。泉路不遠。可以去矣。入晚。乃自經。死。海若曰：余聞長者言。世上祇有孝子孝女。而少孝婦。蓋婆媳之間。總有意見。表如和睦。其實各具一付心肝。余今入世稍深。洞察婦女心理。乃知長者之言不我欺也。世上安有如劉孝婦其人乎。余當九頓首以拜也。奈之何。竟不多見耶。

古今第一勇婦

長髮之役。婦女之死於非命者。不可勝數。徐氏婦能殺賊以逃生。斯爲勇矣。婦係蘇人。初爲賣解女。秉心豪俠。亦慷慨蓋奇女子也。其夫曰友良。業賈。設酒肆於蘇之東鄉。陳慕鎮髮軍起。姦淫殺掠。無所不爲。有張飛虎者。天王部下健將也。既駐京陵。後不數日。卽長驅南下。殆蘇垣。旣克城中。居民扶老攜幼。紛紛避難。萬巷俱空。兵至陳慕鄉。友良亦擬遷居鄉間。以避其鋒。正在傍徨。間有髮軍四五人。往友良肆中飲酒。友良戰戰兢兢。不敢出。婦謂友良曰：妾自出之。婦出。兵士見婦。驚訝曰：個女子。竟嬌豔若是耶。我等若

送○於○大○王○必○邀○重○賞○一○兵○曰○甚○佳○卽○擒○之○去○既○見○大○王○果○獲○重○賞○所○謂○大○王○者○卽○張○飛○虎○也○飛○虎○本○係○色○中○餓○鬼○見○婦○大○喜○是○夕○營○中○設○燕○慶○賀○強○婦○御○新○服○婦○亦○允○從○之○三○鼓○已○畢○飛○虎○含○笑○入○房○其○時○猶○未○大○醉○婦○見○飛○虎○入○房○強○作○含○笑○不○語○狀○飛○虎○抱○婦○於○懷○接○以○吻○笑○曰○卿○願○從○我○耶○婦○亦○笑○曰○妾○從○將○軍○貴○顯○已○極○更○欲○何○求○惟○有○一○事○欲○商○於○將○軍○者○妾○平○生○喜○飲○杯○中○物○將○軍○今○日○能○賜○妾○一○醉○乎○飛○虎○曰○可○片○刻○卽○以○美○酒○進○婦○曰○將○軍○今○日○能○與○妾○同○醉○乎○飛○虎○曰○余○實○不○勝○其○酒○力○矣○蓋○飛○虎○本○不○善○飲○者○後○經○婦○之○再○三○勸○勉○一○剎○那○間○玉○山○頽○矣○模○糊○不○省○人○事○卽○倒○臥○榻○上○婦○回○視○榻○旁○懸○有○寶○刀○在○光○可○鑑○人○取○刀○直○刺○飛○虎○飛○虎○覺○欲○奪○婦○刀○奈○酒○飲○太○過○手○足○無○力○洞○胸○死○婦○取○刀○卽○奪○門○出○二○巡○邏○者○見○婦○欲○追○之○婦○持○刀○不○動○二○巡○邏○追○已○近○婦○舞○刀○殺○之○乃○歸○卽○偕○友○良○星○夜○逃○鄉○間○翌○日○兵○士○見○大○王○死○大○譁○而○婦○又○不○見○知○彼○婦○所○殺○蜂○勇○往○婦○家○尋○覓○之○閱○無○其○人○乃○殺○鄰○近○婦○女○數○人○以○雪○其○憤○四○方○遍○探○婦○之○踪○跡○卒○不○可○得○事○遂○寢○

古今第一醜婦

錢孝貞楊州下鄉婦也夫名王六山搖舟爲業後以生涯不甚起色度日維艱擬另謀他業婦笑謂六山曰前日鄰右朱家媽媽居家時較我家更形貧困後乃往申爲妓不滿一年已甚富矣妾亦可仿行之六

山笑曰：汝乃說夢話耶！以汝之容貌，以汝之身材，莫說要賺人之錢，卽以錢送於人，恐人亦不願與汝宿也。蓋婦之形容雖較古之無鹽，媼母猶不知醜若干倍，論其顏色則較炭色更黑，黑中又雜以無數斑點，凹凸若椀子之皮，眼小而圓，形同鼠目，鼻高而大，狀若橋梁，口扁寬可三寸許，食時一口可進飯半碗，體倭而肥，行路時圓轉若東瓜，兩乳壘出尺許，遠望之若機關砲，足近尻而步不穩，婦又喜御紅綠衣服，時嫌其臉之黑也，乃厚塗石灰粉，無數望之，又如鬼野艾婦一意欲到申爲妓，六山亦不加強阻，既到申，賃屋於洋經浜，欲施其平生好本領，更厚塗石灰粉，無數過意，裝出婀娜狀，詎知東施效顰，益覺其醜，來申月餘，無一主顧，懊惱萬分，且開支浩大，來申時盡質其服飾，得三十餘元，今已用罄，不得已飲泣而歸，仍操其舊業。

古今第一蠢婦

徐裕才，却是一個很傷心的人。他生平不情願說出夫婦兩個字來，倘然說了夫婦兩個字，他便不由的流下淚來。現在他住的地方，却是很清靜的山脚下，因他爲到死不再要看見婦人了，這是有緣故的。裕才少的時候，也是一個風流種子，自己看中了一個女子，要求父母同他訂婚，可恨他的父母不但不答應，并且重重的去責罰了他一頓。裕才既經達不到自己的目的，便灰心了。又隔了二年，父母作主竟替

他定下一個婚姻裕才也不問信及到結婚的日子見了新婦的形狀這一氣氣得裕才目定口呆竟說不出一句話來歇了半天只說罷了罷了四個字你道那新婦是什麼樣的真所謂十八個畫師畫不出來的形狀來不但是面目可憎狀同鬼怪他的性情也是很可笑的若然叫他坐在這裏他便一天到晚動都不敢動叫他走一步他便走一步叫他走兩步他便不敢走三步他說的語言更加有趣了晚上做的事情明天就一樣一樣的告訴出來弄得裕才無地容身真是又氣又好笑連都不可告人的事他也不知道羞恥不羞恥老老實實的告訴大眾聽衆人笑得肚子也痛了他以爲是贊成他的說更加說得有精神裕才有的時候千叮萬囑的叫你不要講他總要說的更有一件可以的事情這個人是不知饑寒凍餓的在肚子飽的時候叫他吃什麼東西無論多少他總吃得下的有時他肚子餓了倘然不叫他吃他便不吃或者天氣暖了他依舊著了好多的衣服不教他脫下他總不知脫下來的天氣漸漸的涼了不去叫他着衣服他總不著的裕才娶了這種女子那得不氣悶呢所以一個人獨住在山脚下享些清福再不要同這種蠢婦住在一塊兒了。

古今第一妬婦

鮑惠如先生出外時他的夫人沒有一刻不跟隨他的夫人有時對人家說道男子的心腸好如風車一

般的快在家裏的時候對着老婆說得天花亂墜什麼恩愛什麼恩愛到了出外了見了一個俊俏女子他便眉花眼笑的去勾引他所以人家說女子是水性的楊花我說男子的性情確同楊花一般的輕狂咧這是夫人的一種高見他何以要跟隨丈夫不肯放他獨行呢這也有一個緣故夫人性最妬平生不許惠如先生同女子講閒話的有一天惠如先生在途中遇着一位朱二姑娘這位姑娘以前在某女校裏與惠如先生同事所以大家相識的見了面行了一個鞠躬禮剛巧這位夫人跟着他後面看見他兩人一鞠躬夫人便大不以為然跑到家裏大發雷霆之怒將房中一切什物打得粉碎執燈在牀上大罵大罵惠如先生莫名其妙問他什麼緣故起初不肯說到後來說道你何以同那個女子相識的惠如先生方纔明白因爲同那位女教員行了一個鞠躬禮所以這樣的發怒先生便再三陪罪其事方了從此以後惠如先生出外的時候夫人必定要跟隨了又一天路上遇着一個女學生年紀祇有十六七歲見了惠如先生也行了一個禮夫人又懷怒了大哭大罵起來先生實不能再忍便責備了他幾句話夫人又哭了好一會其事乃罷照這樣的事不一而足不論老的婦人少的婦人蠢的婦人俏的婦人總不許同先生講一句話倘然講了一句話夫人便嫉妬了以爲那個婦人與我夫總有關係的久之人家都知道鮑先生的夫人是天下第一妬婦以後再沒有別個婦人替先生親近了但是那位夫人猶時時刻刻的

去防備他恐怕他再有親愛的人惠如先生到了四十餘歲尙還沒有兒子他時時對夫人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我年紀已逾不惑後嗣要緊夫人替我想個法子夫人本來是一個聰明人聽了這一番話言就明白了知道他要娶個小老婆的意思便板着臉說道這是你自己的毛病不關我事的我好好一個人豈有不能生育的道理我以前沒有嫁你的時候早已……說到早已兩個字連忙按住了口原來這位夫人做小姊的時候已經生了兩個兒子所以他自記是沒有毛病的惠如先生知道這個照會萬萬打不通也作爲罷論了

古今第一蕩婦

朱三奶奶在交際場中確是很闊綽的人他的家裏本來住在南京因爲南京城內沒有可避的地方并且不時有戰事不如住在上海租界上的安穩避的地方也多乃再三慫恿他的丈夫要遷居上海他的丈夫叫朱雲鵬也是前清的大老光復以後多了好幾十萬銀子就此好吃好用的享福了朱三奶奶說一句話雲鵬那敢不從所以他要住在上海雲鵬就依他的話遷到上海但是雲鵬年紀大了朱三奶奶正在出風頭的時候那裏肯安居家裏呢今天大世界明天新世界今天大舞台明天新舞台今天坐馬車明天坐汽車每出門的時候身上滿載了金鋼寶石臉上塗着脂粉滿身是香水朱三奶奶坐在汽車

上的時候汽車過了四五里路遠那一陣香氣尙還凝結着沒有散開有一天朱三奶奶在大世界乘涼背後竟隨着八九個拆白黨朱三奶奶便一個一個的去敷衍他因爲朱三奶奶最歡喜的便是那一般拆白黨而一般拆白黨眼光中最注目的便是朱三奶奶其實不是朱三奶奶的人品好他身上的鑽石足足值一萬多銀子所以拆白黨看見就眼紅了不上幾個月朱三奶奶便結識了十幾個拆白黨天天吃大菜坐汽車晚上總要兩三點鐘回去南京路上某某大旅館是朱三奶奶的臨時公館可憐那位朱大人莫說話都不敢說一聲連都屁也不敢放一放朱三奶奶身上的鑽石漸漸的少了那幾個拆白黨也同他冷淡了。

古今第一毒婦

張庭侯死的時候妻子已經三十七歲了生下四個兒子長子尙還未滿十二歲最少的兒子祇有四個多月堂上翁姑俱全張婦死了丈夫很不願一個人守寡再欲嫁一個老公確係又說不過去沒得法子那麼偷偷摸摸暗底裏去想法子了豈知翁姑在堂不許他自由行動一切居動均被翁姑監察牢住叫他規規矩矩守寡張婦恨極了就到藥材店裏買了二兩砒霜放在餅中請翁姑吃下可憐一剎那間老夫妻兩個人同他兒子去會面了翁姑既死張婦便大着膽子堂堂皇皇做出不要廉恥的事來豈知幾

個兒子年紀一年一年的大了到外邊去走走人家都叫他小烏龜幾個兒子氣得滿面通紅回到家裏對着母親說道請母親以後規矩些不要做出喪廉亡恥的事來叫兒子沒面子對人張婦聞了這幾句話大怒道我翁姑死了現在難道又生出幾個翁姑來嗎一不做二不休斬草不除根以後總要受他的累還不是送了他們的終罷又買了幾兩砒霜做在餅裏叫幾個兒子同吃兒子那裏知道是母親的毒計大家爭先恐後的吃個一空那最小兒子氣力亦最小所以吃的最少在母親面前哀哀的告訴道阿哥吃的餅多阿哥吃的餅多張婦聽了暗笑道再待一會兒一個個要你們的命了到了晚上大家都說肚子痛大哭小叫鬧個不休鄰近人家都知道了又歇了一會個個口裏流出血來知道必定是服了毒一傳十十傳百連都縣裏也聽得了就着幾個差役問那張婦兒子爲何死的張婦竟嚇昏了連說話都說不出來差役知道他做了虛心事所以這樣的驚惶押到縣署縣長問他好好兒子何以要弄殺他張婦一句話也沒有這個時候他翁姑的陰魂也到了所以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後來便老老實實的招認了連害死翁姑的事都說出來既定了罪名就殺了六刀又提到三個姦夫也是通同謀害的所以各人賜他做個斷頭將軍也是見色起淫的一個報應

古今第一潑婦

楊氏婦江北人初來海上時以縫補爲業寄居於閘北江北棚中婦潑悍異常與其夫口角常取刀欲殺其夫夫以御車糊口日則在外晚上十時許方回家婦見夫回先訊以今日賺錢幾何賺錢多則婦喜二人均喜飲酒今日賺錢既多即買酒大醉設天雨或因他故賺錢不多則又橫眉怒目與夫口角夫不敢出一聲叩頭饒命婦又嗷嗷罵不絕口鄰間婦女無一人不與婦口角者蓋婦性孤獨凡事若不便宜總不肯休鄰婦實忍無可忍乃與之力爭婦持刀直上勇往不顧一日有馮氏婦者亦江北人也因爭一外遇（外遇者夫外之夫即野夫也）兩不相讓楊氏婦持刀而去與馮婦大門外遇林某欲作和事老楊氏婦大怒道汝初與我好百計來引誘我我竟中汝之計與汝成此苟當豈知汝乃忘情無義喜新惡舊得識醜婦人後即棄我於腦後我今日與醜婦人拼命汝竟敢作和事老耶語畢將刀向鄰某擲去適中其頭顱一時鮮血淋漓即倒於地楊氏婦拾刀欲殺馮婦乃被旁人將刀奪去婦又大怒即與旁人鬥旁人畏其勢甚兇即奪刀而遁婦力追之不及既返再欲與馮氏鬥而警察荷槍已至將婦押入警局婦又大怒既見局官即頓足大罵力奪巡士手中槍欲擊警官警官大驚而逃幸局中巡士多蜂勇而上將婦用鐵鍊鎖住婦將兩手用力向檻上一拍鐵鍊立斷即奪門而逃二巡士追之已不及巡官謂巡士曰此婦潑悍已極家甚貧即追得之亦無甚好處不如任其遠揚何苦十分追索婦逃回江北棚仍無畏懼而

欲○尋○馮○氏○婦○與○之○拼○一○死○馮○婦○已○逃○往○別○處○去○矣○

古今第一惡婦

汪○裕○生○共○生○二○子○長○子○娶○妻○何○氏○次○子○娶○陸○氏○何○氏○性○忠○厚○而○陸○氏○則○刁○惡○異○常○妯○娑○間○時○有○勃○谿○之○事○兄○弟○二○人○亦○莫○如○之○何○也○久○之○兄○弟○亦○爲○之○不○睦○於○是○以○手○足○之○情○一○變○而○爲○讐○敵○矣○個○裏○罪○魁○惟○陸○氏○一○人○陸○氏○在○母○家○惡○聲○已○四○佈○其○母○或○稍○說○之○卽○與○母○相○爭○甚○至○欲○毆○打○其○母○一○日○女○房○中○忽○見○懸○有○男○子○衣○服○其○母○異○之○蓋○女○無○兄○弟○父○又○死○旣○未○嫁○出○此○男○子○服○果○何○爲○而○來○哉○怪○而○問○女○女○頓○口○無○言○乃○老○羞○成○怒○將○房○中○一○切○物○器○盡○毀○之○其○母○以○後○不○敢○再○問○雖○有○男○子○出○入○女○之○房○中○亦○假○作○未○見○蓋○畏○女○之○強○暴○也○女○嫁○出○後○未○滿○一○月○卽○有○雌○老虎○之○惡○名○時○與○何○氏○爭○鬧○何○氏○畏○避○之○陸○亦○不○休○陸○氏○常○乘○何○氏○不○在○房○時○將○便○桶○內○糞○水○倒○於○何○氏○被○褥○中○何○氏○不○知○也○晚○間○睡○時○惟○聞○有○臭○味○往○牀○上○觀○之○始○知○滿○牀○是○糞○水○臭○不○可○當○且○無○替○換○者○乃○坐○而○待○旦○翌○日○與○陸○氏○爭○論○陸○反○擗○笑○曰○汝○見○我○所○爲○耶○汝○旣○見○我○所○爲○則○當○初○又○爲○何○不○與○我○爭○論○何○氏○不○能○與○之○強○辯○恒○受○其○欺○惟○背○人○說○灰○氣○而○已○又○一○日○陸○氏○與○何○氏○不○知○何○事○又○起○爭○鬧○何○氏○實○不○能○忍○將○陸○氏○推○倒○於○地○批○其○頰○無○數○蓋○陸○雖○強○橫○若○論○實○力○則○何○較○陸○氏○勝○也○陸○氏○受○此○大○辱○哭○泣○數○晝○夜○必○不○甘○休○乃○想○得○惡○計○又○乘○何○氏○不○在○時○將○瓶○中○火○油○倒○於○何○氏○被○褥○

上焚以火意欲將何氏房中什物燬去詎知片刻間火勢浩大力不能抵禦燬去房間六七間陸氏臥室亦遭其殃乃大懊傷然已無可如何矣

古今第一奇婦

張惠莪娶妻林氏伉儷間情愛頗篤惟不與同食惠莪不知底蘊強欲同餐林氏卒不可然亦不明言訊其故則吱唔了事久之習慣成自然不以爲異惟林氏食時必不爲人所見緊閉房門然後一人在房中獨食且每飯必不用菜祇白飯碗許而已惠莪乘婦外出時在臥室板壁上雕一小孔飯時竊往洞口窺之見一男子坐於婦旁與婦同食惠莪大怒奪扇而進則男子已不見且飯已食畢婦笑謂惠莪曰君之此舉豈疑妾有私耶惠莪不語卽以他語亂之翌日飯時惠莪又往窺則男子又在更疑其有私也奪扇進則男子又不見惠莪謂婦曰汝旣無私則頃之男子果誰耶婦曰男子乎今安在哉惠莪再三逼之婦泣曰實告君頃之男子乃妾之同胞弟也父母當初生我二人卽相繼逝世妾旣係女子則我家所賴以繼嗣者惟我弟一人耳詎知昊天不吊我弟十八歲時正欲成婚而一病不起棄妾而逝矣妾家實大不幸惟留妾一人不竟悲痛萬分懨懨病矣病且劇惛迷不省人事雖藥餌雜投毫不見效一日來一道裝女子自言能知過去未來之事妾乃延之入訊以我弟死後狀況道人云汝欲見弟乎此事不難做到惟

汝須與我宿三晝夜則汝弟可見矣妾私付渠亦女子身不妨與之同宿遂允其請詎知大不然既睡非女子也妾欲逃則手足無力不能自動乃任其所爲嗣後妾之身體大異於前不思飲食但覺身甚輕飄飄不定道人臨去時贈妾一紙人長二寸許謂妾曰此卽汝弟也汝須在秘密處將紙人取出連喚三聲則汝弟來矣俟道人去後妾在房中喚之我弟果至妾大喜與生時無異語時卽將紙人取出付與惠我觀之亦無甚異點翌日飯時林氏仍喚其弟名而不復至但聞隱隱哭泣聲如隔甚遠細聽之乃其弟也林氏大傷越數日亦不食而死

古今第一懦婦

陸氏婦性甚懦弱其在家中雖屬主母而奴婢役無一畏者非特不畏主母主母反畏婢僕陸婦終日不出閨房其夫雖甚愛婦而婦猶甚畏之其夫稍有煩言婦則覈棘萬狀須經其夫再三勸慰方了事不然末有不泣然泣下也其夫知其性語言必徐徐而後發萬不敢疾言厲色使婦生憂體弱若不勝衣者一日婦房中失一寶石戒子羣譁係沈姓婢所竊蓋沈姓婢每出入主母房中目光尖銳如賊儕輩均輕視之房中旣報失竊僕役人等均姿態如若惟沈姓婢坐立不安踢躪萬狀臉色時白時紅不能自主僕中有願甲者性最豪爽聞失竊事憤甚旣疑沈婢所竊卽往婢臥室外翻籠倒篋失物果在婢大慚無地

容身乃身逃出不知去向陸婦聞婢走失大驚失色卽令多人四出追尋卒不可得有頃婢之家族亦至向主母索人婦更駭極而號無辭可答氣急暈去者再幸二日後卽尋到其事始了婦受此虛驚後大病數月頻於危者屢嗣後房中雖失貴重之物不敢再行追究矣

古今第一苦婦

沈丙卿到了四十歲年紀尙還沒有子女心上焦灼得很那一年他的妻子竟有孕了丙卿就歡喜了不得東也去燒香西也去拜佛總希望生一個兒子到了十月滿足豈知生下一個女兒丙卿不由的氣了一氣既而思道女兒也是好的俗話說得好先開花後結子現在生下一個女兒就是先開花的意思將來定必可以再生兒子的他的計算到也不錯距知這個女兒却是一條苦命產生後第三天他的母親竟然死了丙卿不由的傷感了一會就替女兒起個芳名叫阿苦阿苦到了三歲丙卿又去世了幸虧阿苦有個孀母將他養育長大一年到頭又是多病到十八歲的時候孀母替他定了個親事明年正月十四日阿苦的喜期到了在旁人看來阿苦從此以後可以不苦了咳……可恨那引老天實在是可惡得很阿苦結婚的時候他底丈夫已經有病病了三個多月竟一命歸天阿苦呼地搶天哭個不了但是哭也無益年紀輕輕就做了個寡婦并且他的家裏很窮連飯都幾乎沒得吃他丈夫有一家親戚很有家

資○看○見○阿○苦○是○一○個○少○年○寡○婦○很○可○憐○的○就○送○的○三○百○塊○洋○錢○叫○他○放○放○利○取○些○子○金○也○可○以○活○命○的○豈○知○被○那○個○賊○伯○伯○知○道○了○到○了○半○夜○過○後○阿○苦○睡○在○夢○裏○那○個○賊○伯○伯○竟○不○留○情○而○將○三○百○塊○洋○錢○完○全○偷○去○到○了○明○天○阿○苦○醒○後○知○道○是○失○竊○大○叫○一○聲○死○而○復○甦○大○哭○道○我○的○命○竟○若○此○耶○我○生○下○來○的○時○候○直○到○現○在○沒○有○一○天○快○活○過○未○知○生○樂○不○識○死○悲○我○若○不○死○更○不○知○苦○到○那○個○地○步○到○了○晚○間○就○自○經○死○了○

附妾贖

古今第一賢妾

張○敬○生○浙○之○山○陰○人○業○茶○商○家○本○小○康○娶○妻○王○氏○美○而○賢○生○一○子○以○產○後○得○疾○手○足○殘○廢○不○能○動○乃○勸○張○納○妾○張○娶○馮○氏○女○爲○側○室○女○名○怡○怡○年○十○七○聰○穎○過○人○未○讀○書○而○能○略○識○文○字○凡○所○有○女○紅○一○經○怡○怡○目○無○有○不○能○既○入○張○氏○家○視○大○婦○如○猶○姊○大○婦○手○足○不○能○動○怡○怡○事○之○不○遺○餘○力○甚○至○飲○食○便○溺○亦○怡○怡○助○其○力○一○日○數○次○從○未○有○間○言○大○婦○心○有○所○不○安○乃○謂○怡○怡○曰○妹○如○此○待○我○我○實○不○安○未○知○何○日○可○以○報○答○也○怡○怡○聞○之○笑○曰○妾○能○得○君○青○睞○已○幸○甚○矣○今○日○之○事○乃○分○內○事○也○何○云○報○答○哉○越○數○載○兒○年○稍○大○怡○怡○待○之○如○已○子○凡○饑○寒○餓○凍○均○爲○怡○怡○一○人○照○拂○及○長○又○令○其○讀○書○日○間○往○學○校○讀○書○入○晚○怡○怡○必○督○其○溫○

習舊課須將生書背誦然後許睡其嚴格如此後兒年漸長知非怡怡所出怡怡督其上進乃謂怡怡曰汝欲作我母耶汝之福分果生就否耶汝乃我父之側室耳臥在牀褥者乃我母也怡怡聞之亦不深責忽被其父悉大怒將兒重責之聞於怡怡乃苦勸其父勿令重責兒年尙少知識未開蓋渠亦聽來之言耳不足以爲信也父怒乃稍減一日兒適讀孟母三遷一節怡怡乃謂兒曰凡小兒之將來得以成名者須先有良好之母朝夜以教之孜孜不倦方能成大器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昔孟子幼時若無孟母三遷之教則孟子亦與草木同腐耳豈能有今日之名哉兒其勉之兒聞怡怡言始恍然大悟卽踴怡怡前泣曰兒今日知過矣兒昔日曾大不孝死罪死罪今而後兒得母之教知改過矣後果事怡怡如母凡事必聽其命兒旣長大果成大器實出於怡怡所賜也

古今第一美妾

梁溪馮夢良性喜狎妓後於妓館中購得一妾名天香館主旣至家不容於大婦婦本善妬者美而無子所謂石人也婦初自信天下婦人之美再莫過於余美者故准其夫納妾及天香館主至婦向鏡中顧影與比則如無鹽之於西子不如遠矣方知前日以美自驕者實乃大謬世上美婦人果不知有幾許也乃大興醋海之波不得已重築金屋以貯阿嬌天香館主居恒不施鉛華不御華服而得天然之斌媚更

有異於常人者則冬夏多汗質遍體皆有聞之則甚香若蘭花精含之則味甘而適口古人所謂瓊漿玉液不昞過也普通婦女大概都患脚臭之症而天香則又反是不特不有臭味聞之足以健脾開胃誠無上妙品也天香館主不特體態娉婷風流斌媚且文才甚佳尤工吟咏其所作詩大都蒼涼沉痛感慨悲調非乳臭小兒讀得唐詩三百首便拈管吟唔者可以比擬也某歲春日偕二三知己遊於蘇之虎邱山弔古感今不無悵觸乃在望蘇台上題壁二律其一云吳官文物埋幽境王氣銷沈試劍池漠漠田中舞鸕鷀憨憨泉底鸞蛟螭牽山橫黛舒青眼細柳含煙散綠絲絕代豪華千古恨真娘墓上一題詩其二云風橋小葉學娥妝畫舫笙詞勸酒忙十里煙波張晚景六街燈火動秋光才人蕙魄情何限公子歸來夜未央借問吳娃何處去香車寶馬指山塘讀其詩又可概見其風流體態矣又工書法凡漢魏六朝體格無一不精銀鈎鐵畫蒼老異常夢良亦個中能手相與切磋技益大進卒成一代女書家至今人家猶嘖嘖稱羨也

古今第一義妾

沈錦山娶妻殷氏結婚數十年無子錦山謀納妾會商於大婦殷氏殷許之乃以鄉間陸姓女爲妾名小玉稍具姿首錦山頗愛之而於大婦日益疎大婦怒不容於小玉初則惡言厲色語輒譏讖既而百般蹂

購任意痛責小玉體無完膚不堪其苦然在錦山前從未語及一日見小玉面部有血痕錦山訊其故小玉以他語亂之錦山大疑百般詰責小玉不能再隱實告之錦山怒欲責大婦小玉泣謂之曰豈可因區區細故而責大婦大婦一家之主也今若因細故而責之則大婦之威信既失尙可以駕御奴僕乎錦山遂從之越年小玉產一兒隔數日大婦亦產一兒惟小玉產出者身甚強健而大婦則年大力衰故所產之兒體甚瘦弱且乳汁亦少兒不能飽入晚則啼哭小玉知大婦乳汁不敷常以米漿餵自己之兒而以乳汁飼大婦所生之兒晚間聞大婦之兒啼哭雖嚴寒天氣必起身往大婦臥室以乳飼之每晚二三次小玉和顏悅色從無間言某歲適值大饑土匪猖獗豪家貴人之爲其蹂躪者不可勝數大婦殷氏死於匪手小玉乃抱二兒避難步行十餘里力不勝任意欲棄一兒於路旁一兒抱之再行私忖曰我將棄大婦之兒乎則大婦已死惟留此一塊肉心實有所不忍欲棄自己之兒乎則人非草木骨肉攸關亦心有所不忍繼而思之妾身尙存猶能生育大婦已死不能復生且以習俗論之則妾生之兒不如大婦之可貴我若棄大婦之兒而留自己者乃大不義也不義之事妾必不爲且妾將兒棄於路旁未必無生路苟得仁者見而留之則骨肉漸離將來或有團圓之日計既定即將自己之兒棄之抱一兒而逃初土匪十餘人至錦山家錦山適他出殆錦山回則殷氏死於地小玉與二兒已不見乃往西大道追之已行十餘

里聞路旁有兒啼聲往視之乃己之兒也大喜即抱兒於懷更追十餘里天已傍晚遙見一婦人坐於道旁一兒投母懷啼泣錦山趨往視之則小玉也投於懷中者即大婦所生之兒也小玉此時已寸步難行腹中又饑餓無處投宿既見錦山抱兒至恍在夢裏疑信參半錦山訊以棄兒事小玉語以故錦山嘆曰今日方知卿之心節也古語有云時窮節乃見亂世識忠臣二語不我欺也相與在外居一月餘亂事始平乃返家嗣後一切家務均由小玉主持有條不紊家人均稱重之

古今第一智妾

雲娘者張文駿之第二妾也工書畫嫻吟咏與文駿日相唱酬情愛頗篤事大婦甚謹大婦亦重視之若姊妹行雲娘天姿敏捷讀書一目可十行俱下長髮之役父母相繼死於難雲娘亦爲匪人所獲幸得文駿救護生命得以保全時文駿已有室雲娘甚感文駿德願妾事之一家和藹其樂怡怡某歲夜將半忽有劇盜一人持刀入身輕若燕往來無定踪履高處如平地見雲娘美欲劫之時家中人因事未寢聞盜至鼠竄而逃雲娘適在灶下煮粥思欲遁已不及乃向盜微笑不語盜欲負之登屋巔雲娘徐徐言曰好漢既臨敵地諒腹中已饑妾所煮之粥請好漢稍嘗之然後妾隨好漢同行猶未遲也盜聞之大喜有頃雲娘捧粥滿鍋至將近盜座呀曰汝何人……語時目注盜後一若盜之背後有人在焉盜聞雲娘呀

聲反顧背後雲娘急將熱粥擲盜面部盜負痛起立欲擊雲娘而雙目爲熱粥所糊痛難啓視雲娘持刃刺之盜倒地死翌日鳴諸官備述其事官大贊賞旣而嘆曰某乃關中大盜英名四佈遐邇咸知不料死於手無搏雞力之女子手中亦大可憐矣。

古今第一愛妾

黃福儂今之多情人也娶妻胡氏美而賢夫婦間感情頗篤晚年胡氏色衰乃慙福儂納妾蓋福儂年逾五十而精神仍強壯與壯歲無異乃納陸姓女郎爲妾陸本吳籍小家碧玉也芙蓉如面楊柳其腰女郎髮髻如之福儂取其名曰婷婷年祇十六胡氏亦十分憐愛之笑謂福儂曰個小妮子嬌艷甚足以娛晚景矣福儂加婷婷於膝接以吻抱諸懷中曰此乃余掌中珠也繼而長嘆者再胡氏詢其故福儂曰此時余之於婷婷果甚憐愛之然余年已衰一旦物化則婷婷其奈何乃朗吟去年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不竟悲從中來胡氏亦爲之泫然淚下越數日婷婷病矣病且劇福儂與胡氏輪流爲之看護晝夜不眠廢餐忘食湯藥非親嘗不進奈藥石無靈反魂乏術婷婷竟棄福儂而長逝矣福儂大泣曰婷婷死矣我胡生爲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婷婷余之知己也今婷婷已死我若貪生人世間則非特不能對死者於泉壤且爲普天下人所笑耳入晚欲自經身殉適爲胡氏所見泣謂夫曰凡事須三

思○之○而○後○行○則○無○後○悔○今○娉○婷○也○矣○君○乃○因○娉○婷○之○死○欲○以○身○殉○若○君○果○死○余○亦○因○君○死○而○以○身○殉○則○一○家○門○戶○支○持○者○尙○賴○誰○耶○死○一○娉○婷○而○爾○我○均○以○身○殉○則○非○特○爲○娉○婷○之○罪○人○恐○於○九○泉○之○下○不○能○見○先○祖○先○宗○面○耳○還○請○三○思○之○福○儂○聞○胡○氏○言○恍○如○一○聲○霹○靂○又○是○大○夢○初○醒○遂○絕○身○殉○之○念○初○娉○婷○生○時○素○畏○雷○聲○夏○日○雷○電○交○作○時○娉○婷○輒○投○入○福○儂○懷○中○不○敢○少○動○至○雷○聲○寂○靜○時○方○敢○他○行○殆○娉○婷○死○後○每○值○雷○電○將○作○時○福○儂○輒○奔○往○娉○婷○墓○上○慰○之○曰○余○來○矣○汝○母○畏○雖○大○雨○淋○體○毫○不○顧○及○必○俟○雷○止○始○行○其○厚○愛○娉○婷○如○此○雖○死○後○猶○不○能○忘○情○於○娉○婷○也○

古今第一惡妾

小○棲○一○角○映○著○淡○黃○色○的○陽○光○若○有○一○種○淒○慘○的○景○像○樓○上○坐○著○一○個○女○郎○蓬○首○穢○面○不○時○的○痛○哭○有○時○聽○他○說○道○我○不○怪○怨○大○婦○的○虐○待○也○不○怪○怨○丈○夫○的○惡○毒○祇○怪○怨○我○的○命○運○不○好○其○實○不○是○命○運○實○在○是○我○的○父○母○當○初○太○忍○心○了○我○本○來○有○一○個○知○心○著○意○的○人○可○以○百○年○偕○老○我○父○母○說○他○是○一○個○窮○錯○大○到○後○來○竟○賣○與○黃○三○虎○做○個○小○老○婆○黃○三○虎○雖○然○有○了○幾○個○錢○但○是○他○是○很○心○把○命○的○人○我○新○來○的○時○候○確○乎○同○我○很○要○好○說○甚○麼○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不○上○一○年○竟○弄○到○我○這○般○地○步○死○也○不○能○死○活○也○不○能○活○生○死○兩○難○如○何○得○了○我○實○在○不○能○再○受○他○們○的○這○種○凌○虐○了○但○是○我○沒○有○生○就○兩○只○翅○翻○不

然○飛○上○天○去○他○們○也○沒○奈○我○何○或○者○我○起○個○黑○心○買○些○毒○藥○一○個○一○個○的○弄○死○他○免○得○再○受○他○們○的○累○呀○
呀○這○個○不○興○我○若○然○弄○死○了○他○一○定○要○發○生○事○體○的○倘○然○現○了○破○綻○豈○不○是○連○自○己○的○性○命○要○不○保○麼○不○
如○借○刀○殺○人○乾○乾○淨○淨○不○留○着○一○些○痕○跡○況○且○三○虎○本○來○是○當○初○革○命○黨○裏○頭○的○人○現○在○家○中○尚○還○有○幾○
枝○手○鎗○不○如○私○往○縣○署○裏○去○報○告○說○他○是○要○作○亂○縣○令○一○定○要○派○人○來○捉○拿○的○屆○時○再○將○幾○枝○手○鎗○拿○出○
去○作○爲○證○據○怕○他○不○是○一○刀○兩○段○計○既○定○私○往○縣○署○報○告○豈○知○那○個○時○候○正○是○捉○革○命○黨○緊○急○的○時○候○一○
聞○風○聲○便○派○了○二○十○個○兵○士○到○三○虎○家○中○將○三○虎○捉○到○署○裏○又○搜○得○幾○枝○手○鎗○不○問○情○由○歇○了○幾○天○三○虎○
便○槍○斃○了○女○郎○大○喜○捲○了○好○幾○千○銀○子○便○逃○之○颯○颯○跟○着○以○前○的○意○中○人○去○了○

古今第一逃妾

前○數○年○報○載○一○新○聞○云○『○某○地○劉○公○館○內○出○一○命○案○死○者○係○劉○品○三○之○結○髮○妻○爲○品○三○第○二○妾○毒○死○今○妾○
已○逃○亡○捲○去○飾○物○銀○洋○約○值○十○餘○萬○金○云○』○劉○品○三○本○錫○籍○以○工○業○起○家○積○資○頗○鉅○娶○妻○陸○氏○鄉○間○婦○
也○陸○好○妬○品○三○又○納○二○妾○長○妾○不○久○病○死○二○妾○淫○而○黠○本○青○樓○中○人○自○歸○品○三○後○不○甘○家○居○常○子○身○外○出○
或○終○夜○不○返○品○三○惡○之○責○二○妾○二○妾○疑○大○婦○之○德○意○懷○怒○大○婦○時○常○指○鴨○罵○雞○語○必○諷○刺○大○婦○不○能○忍○更○
將○二○妾○重○責○之○二○妾○隱○恨○在○心○思○欲○有○以○報○復○越○數○日○適○值○大○婦○壽○辰○設○宴○慶○賀○熱○鬧○異○常○二○妾○大○喜○私○

付曰：機會至矣！假裝笑，壓往大婦處祝慶。入晚，衆人皆飲酒大醉，乘夫婦醉時，進以毒藥，置酒中有頃，毒發，初則腹中劇痛，既而口中流血而死。闔家大譁，初妾有一外遇，時相過，通共謀捲逃之法，久而不果。是晚，大婦既死，家中譁鬧，時二妾乘此時機，翻箱倒篋，將最寶貴之飾物、珠玉、藏諸懷中，價值十萬金以上，捲逃一空。殆後覺察，四方追尋，已不知何處去矣。

古今第一賤妾

徐新甫既經沒有兒子，他心心念念的想要娶一個小老婆，但是這個人雖然幾個錢家中用人，也不少，不過有些慫氣，後來娶了一個錢家的孤孀，這位孤孀的丈夫死了三天，他就要再嫁的，說我一個人間沒有睡過，現在丈夫死了，倘然沒有替身來代替，叫我怎樣過去呢？剛巧同徐新甫成了一個正比例，兩心相印，好像天作之合，但是婦孀素來所抱大同主義的，以爲他既經是個男子，個個可以做我的丈夫，今天生張明天熟，魏沒有什麼希罕，也不知什麼廉恥，後來做了徐新甫的二奶奶，益加開放了，家中大小僕役沒有一個不同他有關係的最可笑，連都一個伙頭將軍，麻面阿二也同他結起愛情來，這個麻面阿二在徐府上沒有事情叫他燒燒火，吃吃白食，滿面麻子沒有一處光滑的地方，連身體上滿身都是麻皮，所以徐府上六七個丫頭沒有一個看上他，不知他幾時做了一個好夢，竟同新來的

二奶奶結起愛情來，真是三生之幸了。二奶奶有一個皮氣，不論那個男子同他要好，總是沒有長性的。到了後來，家中的人一個個都懶了，又要想另尋主顧，乃往外邊去招尋幾個生客。詎知伙頭阿二同他們倆吃起醋來，始生客晚上進來的時候，拿著一柄尖刀向那生客亂刺，可惜那個人沒有享著艷福，吃了幾刺刀，到陰間去見閻大人去了。徐府上出了這樁命案，知道是伙頭阿二殺的，將阿二捉到官裏去。官看見了伙頭阿二的一付尊容，倒反吃了一驚，問他何以要刺殺那個人。阿二便將二奶奶同他有關係的事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那個官大笑道：「照你這付尊容，尙還有婦女們看上你嗎？這樣的婦女真是下賤到極底了。」便將二奶奶提到鞫訊。二奶奶上堂的時候，向那個官做了幾個眼風，連都那個官也被他迷昏了，又歇了幾天，將這樁案子暫時擱起。那個官同二奶奶雙宿雙飛，結成一對歡喜冤家了。

古今第一棄妾

吳炳昆宦於浙，納賣解女爲妾，名曰草上飛。蓋具絕技者也。既歸，炳昆盡掃其以前惡習，居恒不出閨房。宛若大家女子。炳昆公餘之時，常教以書。女過目不忘。甫近一載，已畢四子書。書法亦清秀。可觀。翌年，謫居歸里，爲大婦所不容，百般凌虐。日逼炳昆驅逐出去。炳昆有難色，且謂大婦曰：「女雖出身寒賤，然與余共居三載，餘甘苦共嘗，既未作犯法事，今日何忍出此？」一舉大婦曰：「可以莫須有三字棄之。」炳昆卒不可。

事爲女所悉謂炳昆曰以妾故致汝家庭不睦妾罪大矣今既不容於大婦則去之可耳然妾有一言爲君告妾之出身果甚微賤亦略知禮義妾今雖去必不再失節以貽君羞當賴十指以自給而妾之心目中腦海中猶尙存君之影也妾去矣炳昆聞之淚下如雨終日廢餐忘食如醉如癡雖經大婦再三勸慰不能稍殺其哀思女旣去卽往市西陸姓家爲傭婦含辛茹苦毫無怨言一日猝聞鑼聲亂鳴羣譁某處吳姓家失慎也女聞之狂奔而往則炳昆家中大火見炳昆在火旁手足無措狼狽不堪而不見大婦後知尙在火屋中猶未救出女乃奮身不顧一躍入火中炳昆此時神志已亂瞥見一女子奮身火中形如前妾更觸及前日棄妾事不覺悲從中湧號啕大哭有頃見一女子背負一人又由火中躍出視之則果前妾所負者乃大婦也炳昆如在夢中迷離恍惚俄火勢已息畫棟雕樑一剎那間已成灰燼大婦生命雖保然已焦頭爛額不省人事矣至後方知救其出險者卽前日之眼中釘不意大爲輓傷俟傷痕既愈乃躬親往女處道謝自願重爲月老與炳昆和好如初而已亦以姊妹行相待矣

古今第一毒妾

愛之花青樓中人也芙蓉如面蛇蝎其心而工迷人術人旣往其家雖素負老經驗者亦爲之顛倒昏迷非家破人亡不止陳君士鴻浙之大賈也腰纏十萬往青樓中去愛之花見之私付曰吃食來矣乃出其

全付迷人術。陳君大樂用錢如糞土。毫不吝惜。其時陳君已年逾五十矣。一日愛之花。猶坐房中。背人流涕。若不勝其悲苦者。適被陳君所瞥見。詢其故。總不答。再三詢之。愛之花乃投入陳君懷中。泣曰。妾來此已數載矣。不知何日可能出水火。而登衽席。每思及此。能毋痛乎。陳君笑曰。此易事耳。卿願爲余側室乎。蓋余已有大婦在。卿如願者。則今日即可成事。未知卿外間尙虧幾許。愛之花曰。祇三千金耳。陳君曰。易。易即將三千金支票付愛之花。花大喜。從此脫離苦海矣。詎知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愛之花有同等之愛情者。共五人。皆拆白黨也。自隨陳君後。不能與心上人常見。心有所不甘。欲出則難。以啟口。越數日。風潮漸起。蓋陳君家中小兒甚多。終日噪鬧。至深宵乃已。愛之花以其太煩雜也。強欲與大婦等分居。陳君不之許。從此勃谿之聲達於戶外。一日愛之花假燒香爲名。與諸拆白黨幽會於某地。共商脫逃之法。有謂今日即可遠去者。愛之花以爲不可。今日若行。某必登報招尋。則計敗矣。乃笑謂諸拆白黨者。儂自有妙計。君等數日後即可得好消息也。愛之花既歸。假裝有病。不願與陳君共寢。須另寢一室。可以靜養。陳君不知其毒計。即許之。入晚私將陳君等一切房門緊閉。加鎖。令其不能出入。遍室中倒火油數箱。縱火焚之。已乃出後戶。逃之。陳君等見火起。急出。屢欲遁。均不得。啟狂呼救命。亦無一應。有頃。火勢益大。可憐。闔家大小二十餘人。盡死。火中無一人得以倖免。噫。愛之花之心。誠毒甚矣。

古今第一奇妾

沈子香、浙之山陰人家。本小康而不肯拔一毛以利人人。故皆怨恨之。子香具季常癖。視大婦若神聖。後以艱於生育。故納劉姓女爲妾。蓋亦出自大婦之意。而子香贊成之也。劉姓女來時。年祇十四。猶未發育。若花之在含苞。時可玩而不可採。子香果耐之。女名阿寶。穎悟異常。教以書。卽了了。可誦子香乘大婦不在時。加以膝上。不啻若解語花。而阿寶則玲瓏嬌小。在在能得子香歡。有時子香情不自禁。探手陰處。阿寶輒不許。繼之以泣。子香曰。個妮子。年少果甚畏差也。遂捨之。越年。乳峯高起。子香又大喜。曰。破瓜期。屆將可從事矣。數日後。阿寶忽患病。初則寒熱交作。繼乃大熱。若火燒。昏迷不省人事者二三日。病勢稍減。微覺袴中有異。偶探手入摸。大驚失色。蓋桃源洞口已發生別種景象矣。初則洞口稍平。繼乃聳然起。豔長約寸許。阿寶私自怪異之。果不知此爲何物。不得已詢諸大婦。大婦亦探手袴中摸索良久。爲之咋舌。出告子香。子香亟奔而入。呀曰。陰……陰。反爲陽矣。奇怪奇怪。於是怪異之聲達諸戶外。鄰人僉知之。不。移時。遐邇來觀者人多於鱗戶。限爲穿。阿寶頹然見人深伏。被褥不敢探首。外視至一月餘。方起牀。婷婷好女郎一變而爲堂堂奇男子矣。子香卽認爲猶子。爲之聯姻。娶婦。遂與眞男子無異。越年。其妻果產一子。噫。亦云奇矣。

古今第一勇妾

趙爾豐初入川時捕得巨盜誣指陸某爲魁陸某者川中鏢客也嘗走江湖技勇絕倫時川中連歲饑荒盜賊蜂起凡擁資產者爭以重金聘陸陸遂分其徒爲若干隊以保衛之盜不得逞其志咸憾之趙爾豐既擒陸至陸極口呼冤屠戶曰汝既非盜盜何仇而指汝陸曰小人向爲鏢客而對於各富戶均保護甚力彼等不得肆其志故借此以陷害耳爾豐頗信其言乃誅盜而釋陸陸感甚願獻二女爲妾趙素性好色俱納之長者年二十許次則祇十六七修短得中飄若神仙均有乃父風所謂艷如桃李而冷若冰雪者也辛亥七月四川鐵路公司股東開保路大會決議罷市各校亦罷課商民供德宗牌位哀舉趙卽會同玉昆等聯名奏請川路暫歸商辦政府不允端方奏劾趙爾豐庸懦無能朝旨命端方自湖北帶兵入川川民舉代表詣督署求助端方兵趙爾豐允爲代奏旣而知朝意不欲轉圜遂誘保路會會長鄧孝可股東會會長顏楷張瀾及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倫等入署拘禁人民相率至督署哀求釋放統領田徵葵命官兵開槍擊斃多人川民大怒皆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待至十月二十四日成都兵變遂改舉尹昌衡爲都督尹昌衡允民之請乃殺趙爾豐於督署趙旣殺更令盡戮其家爲斬草除根之計尹躬親前往督率衛隊數十人旣抵趙宅連入六七進闥無其人殆至上房入趙之寢室欬聞鏗然一聲雙鏢齊下連

傷○二○人○尹○大○驚○知○有○鏢○師○特○未○知○伏○身○何○處○未○幾○又○下○數○鏢○鏢○無○虛○發○即○傳○令○登○屋○巔○衡○隊○中○亦○有○精○輕○身○術○者○執○手○槍○而○上○瞥○見○二○女○子○伏○於○簷○脊○知○爲○趙○之○妾○也○即○回○報○尹○昌○衡○尹○呀○曰○女○子○竟○具○如○此○絕○技○耶○汝○等○須○生○擒○之○衛○隊○等○數○十○人○再○登○屋○巔○二○妾○已○遙○如○黃○鶴○矣○

古今第一蠢妾

在○下○做○蠢○妾○的○一○樁○歷○史○想○了○半○天○沒○有○資○料○剛○巧○來○了○一○個○朋○友○姓○朱○名○字○叫○做○鴻○章○他○看○見○在○下○執○著○一○枝○筆○呆○頭○呆○腦○的○想○着○他○便○問○我○做○怎○麼○事○我○就○告○訴○了○他○鴻○章○笑○道○你○的○記○心○竟○這○樣○的○健○忘○趙○子○新○去○年○新○納○的○一○個○如○夫○人○那○不○是○天○下○第○一○蠢○妾○嗎○在○下○聽○得○趙○子○新○三○個○字○便○笑○得○肚○腸○也○痛○了○趙○子○新○先○生○原○來○是○松○江○人○家○裏○倒○有○些○資○產○年○紀○也○祇○有○二○十○多○歲○雖○然○讀○了○好○幾○年○書○一○字○都○不○識○綽○號○叫○做○家○裏○大○阿○哥○因○爲○他○在○家○裏○的○時○候○兇○得○好○像○一○只○無○毛○老○虎○不○論○爺○爺○娘○阿○嫂○一○有○不○是○便○要○打○要○罵○的○去○對○付○他○所○以○連○爺○娘○都○怕○他○的○到○了○外○邊○那○就○不○對○了○一○句○話○都○開○不○出○口○被○人○家○打○了○一○頓○他○竟○還○手○都○不○敢○這○也○不○必○去○說○他○他○在○家○中○既○經○不○做○事○情○那○麼○飽○暖○思○淫○欲○既○經○有○了○一○個○妻○子○他○還○要○娶○個○小○老○婆○託○一○個○最○知○己○的○朋○友○付○他○一○千○多○銀○子○要○納○一○個○才○貌○雙○全○的○人○可○笑○那○個○人○面○獸○心○的○朋○友○見○了○一○千○多○兩○銀○子○就○拿○朋○友○兩○個○字○置○諸○腦○後○了○到○江○北○人○家○去○買○了○一○個○江○北○姑○娘○回○

去。但是這位朋友的志見却是很好。預先叮嚀幾個人請子新喝酒。弄得他人事不知。然後將那個江北姑娘去陪他。同睡子新懶醉如泥的時候。覺得枕邊另有一個人。以爲必定是如花如玉的嬌俏女郎。他就不問情由。巫山一度。殆至雨散雲收的時候。酒力也漸漸的醒了。天光也漸漸的白了。將那枕邊的人一看。吃了一驚。原來是一個大阿福。又是好像一只水牯牛。倘然用天平去秤他的重量。足有二三百斤。子新這一氣氣得眼睛也花了。口都開不出來。後來同他談談。又是一個聾子。兼近視眼。教他做做事情。除了吃飯便溺以外。沒有第三樁事情。可以做的。他自己身上着的一身。着肉衣服。洗了三天肥皂。用上四塊。尙還沒有洗清。有一天那自己要顯能。對子新說道。我燒飯也知道的。子新就叫他去燒飯。自從上午九點鐘動手。燒到下午四點半鐘。飯還沒有燒好。子新自己去看看。真是又氣又好笑。一鍋米水都沒有放着。他使燒個不待子新去看的時候。一鍋米已經盡變做黑灰了。看官們子新的一個如夫人這樣的笨法。若然說他是天下第一個蠢妾。確實不確實。恐怕沒有比他再蠢的了。

古今第一懦妾

黃庭封的夫人本來是一個大塊頭。所以沒有生育的。但是這位夫人的心腸如風車一般旋轉的。有的時候好像一位菩薩。有的時候又像一條毒蛇。善惡沒有一定的。有一天對庭封說道。你年紀大了。沒有

兒子還是另娶個小老婆罷。庭封遂信他的話，果然娶了個小老婆，姓張芳名，叫黑姑娘。原來很和善的。既到家裏，大婦竟大發虎威，叫黑姑娘跪在前面，叩三個頭。黑姑娘果然情情願願的，到大婦前，叩頭大婦又說道：「今天叩頭不算數，須每天朝晚到面前來叩頭，請安。黑姑娘並沒有半句閒話，果然天天去請安，叩頭叩頭時和顏悅色，倒像很願意的樣子。大婦原來是吸皮絲煙的一天，總要十多次，他要吸了，叫黑姑娘來裝煙。黑姑娘也不敢反對他，所以家中僕役人等看黑姑娘是很懦弱的，個個人要欺欺他。黑姑娘忍氣受了，從沒有替他們說過一句話，不但不替他們說話，庭封面前從沒有告訴過一聲。見了庭封的面，也像小鬼見閻王話都說不出口。庭封待他却是很和氣，時常要替他說說笑笑，尋尋快樂。黑姑娘便戰戰兢兢，要想說一句話，又說不出來，所以我說黑姑娘是天下第一個懦弱的人。」

古今第一苦妾

我沒有見過陰世的地獄，却也見過陽間的地獄。若以理想猜度起來，恐怕陰世的地獄還沒有陽間地獄的利害。這陽間地獄，並不是在衙署裏，也不是在警局裏，却是在一家大富人家裏。那大富人家外面看起來，果然是雕樑畫棟，廣廈千間，萬不料裏面藏一個暗無天日的地獄。那家姓劉，蘇州城裏最著名的大督紳劉某的年紀已經四十多歲，家裏娶了六七個如夫人，尚還以為不足，更欲娶王慧姑做如夫。

人○慧○姑○曾○卒○業○於○女○子○中○學○他○的○學○問○很○好○早○已○有○了○意○中○人○了○所○以○劉○某○要○娶○他○他○無○論○如○何○不○能○允
許○豈○知○他○的○父○母○畏○其○聲○勢○竟○暗○中○答○應○他○了○娶○了○過○去○慧○姑○日○夜○痛○哭○屢○次○自○尋○短○見○到○了○晚○上○劉○某
經○往○慧○姑○寢○室○欲○與○同○寢○慧○姑○對○劉○某○說○道○此○刻○要○我○死○是○很○容○易○的○倘○然○我○失○身○於○此○那○是○萬○萬○做
不○到○說○的○時○候○聲○色○俱○厲○劉○某○大○怒○道○你○竟○不○情○願○嗎○慧○姑○說○果○然○不○情○願○劉○某○叫○四○五○個○家○人○來○對○他
們○說○道○照○我○家○法○做○去○家○人○們○便○去○拿○了○一○根○很○粗○的○鐵○鍊○來○鎖○住○慧○姑○手○足○令○他○動○都○不○能○動○慧○姑○大
哭○道○我○沒○有○犯○過○罪○何○以○怎○樣○的○對○待○我○家○人○們○如○狼○如○虎○的○罵○道○你○這○小○賤○人○尙○還○不○知○道○我○家○的○家
法○嗎○那○個○叫○你○不○從○的○我○家○大○爺○很○看○重○你○你○竟○不○受○人○抬○舉○吃○這○種○苦○頭○也○是○自○作○之○孽○慧○姑○不○語○但
吞○聲○飲○泣○罷○了○既○被○他○們○鎖○住○後○領○他○到○一○間○暗○無○天○日○的○屋○子○裏○地○下○潮○濕○得○不○得○了○屋○子○裏○既○經○沒
有○桌○子○又○沒○有○橙○子○牀○榻○被○褥○一○件○都○沒○有○慧○姑○關○在○這○個○黑○暗○地○獄○中○死○也○不○能○死○活○也○不○能○活○到○吃
飯○的○時○候○一○個○家○人○拿○了○一○碗○黃○米○飯○來○叫○慧○姑○吃○慧○姑○那○裏○肯○吃○甘○心○餓○死○家○人○用○木○棍○痛○毆○之○強○欲
其○食○不○食○則○再○毆○日○復○如○是○晚○間○卽○臥○潮○濕○泥○地○上○雖○欲○便○溺○也○沒○有○盛○器○祇○得○便○在○地○上○穢○氣○熏○蒸○臭
不○可○耐○隔○了○幾○個○月○慧○姑○病○了○家○人○們○又○拿○進○冰○水○一○桶○強○叫○慧○姑○沐○冰○浴○不○願○又○痛○毆○之○咳○照○這○樣○的
苦○况○豈○不○是○活○受○陽○間○的○地○獄○嗎○

古今第一蕩妾

林○義○山○以○販○鴉○片○起○家○稍○積○資○產○卽○縱○情○遊○蕩○其○妻○恐○金○錢○之○爲○其○罄○盡○也○乃○謂○義○山○曰○君○旣○以○我○爲○色○衰○儘○可○娶○一○側○室○以○娛○晚○境○君○意○云○何○義○山○然○其○言○乃○娶○小○如○意○爲○妾○小○如○意○者○蘇○之○士○媼○也○旣○歸○義○山○後○不○甘○家○居○日○事○遊○蕩○尤○喜○賭○博○愛○吸○鴉○片○外○間○無○賴○之○與○小○如○意○結○歡○喜○緣○者○奚○啻○數○十○人○居○家○時○常○將○義○山○金○錢○竊○出○私○購○鴉○片○與○諸○無○賴○一○榻○橫○陳○引○爲○大○樂○殆○鴉○片○吸○畢○卽○起○手○賭○博○日○間○不○足○繼○之○以○夜○晝○夜○不○休○而○小○如○意○之○金○錢○罄○盡○矣○則○又○往○義○山○家○中○竊○取○之○義○山○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出○之○口○耳○蓋○小○如○意○在○家○中○稍○不○如○意○卽○毀○棄○室○中○物○件○有○時○則○仰○臥○大○廳○上○大○哭○大○罵○噪○鬧○不○休○義○山○無○計○禁○也○故○一○任○其○所○爲○一○日○義○山○往○友○家○偶○經○某○地○該○地○多○賭○窟○有○好○事○者○知○其○妾○在○內○故○意○勦○其○入○室○義○山○旣○入○則○果○見○妾○與○二○男○子○同○坐○又○數○男○子○皆○攔○於○妾○之○背○上○小○如○意○談○笑○如○若○雖○見○義○山○毫○不○顧○忌○義○山○惟○一○聲○長○嘆○亦○無○可○如○何○耳○越○二○載○餘○義○山○家○資○已○爲○小○如○意○揮○耗○殆○盡○以○致○度○日○惟○艱○而○小○如○意○之○遊○蕩○仍○如○故○從○此○義○山○家○中○不○見○小○如○意○踪○跡○矣○

古今第一聖人

今○執○三○尺○童○子○而○問○之○曰○汝○知○天○下○之○大○聖○人○乎○童○子○必○曰○天○下○之○大○聖○人○舍○孔○子○其○誰○歸○然○孔○子○何○以○

稱大聖人則亦不外能守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八字耳。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問又善改過。故曰：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孔子博學多能，誨人不倦，有弟子三千人，深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奈德既高而知者少，不能爲時用，乃退而著書立說，論語七篇蓋其門人記述孔子之言行也。日後耶教流入中國，乃尊耶穌爲西方聖人，而以孔子爲東方聖人，世界上有兩聖人矣。惟耶穌所抱者爲大同主義，而孔子則忠君愛國，以君爲重，民爲輕。斯則兩人略異耳。

古今第一賢人

孔子既歿後數百年而生孟子，欲於干戈擾亂之時而行孔子之道，宜其不能容於當世也。孟子之學識雖一宗孔子，惟對於忠君則稍異耳。孔子重君而輕民，孟子則重民而輕君。蓋孟子所抱之宗旨實與今日之談革命者略同。故嘗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斯則與孔子異點耳。孟子周遊列國，欲以仁義行天下，故至梁時惠王詢以利國之道，孟子對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不能用，卒去他國。然終不能行其道，退而著孟子七篇。至今人皆稱誦也。後人尊孟子爲亞聖云。

古今第一名士

淄川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弱冠應童子試受知於施愚山先生門下文名籍甚乃決然舍去一矢力於古文悲憤感慨自成一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與同邑李約庵張厚齋諸名士結爲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切磋新城王漁洋先生素奇留仙才以爲非尋常流輩所及也所著聊齋誌異膾炙人口相傳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嘗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其著聊齋時每臨晨携一大瓷甕中貯苦茗其淡巴茹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櫬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其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留仙嘗曰阮亭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綠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購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托人數請留仙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夕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留仙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古今第一狂士

山濤嗜飲能至八斗方醉上聞而奇之欲試其量乃飲以八斗而密益其酒極本量而止濤子簡知世不可爲亦惟酒是耽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必往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籬舉鞭向葛彊可如并州兒

古今第一迂儒

李賀字長吉。每旦出必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輒書投囊中。爲詩未始先立題。如他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母嘗使婢探囊中。見所書輒怒曰。是兒會須嘔出心乃已。其最可笑者。以父名晉。肅終身不肯舉進士。雖經韓文公再三勸駕。賀卒不聽。且懷怒之文。公乃作諱辨以辨之。中有句云。賀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賀卒不出噫。如賀者迂甚矣。

古今第一術士

佛圖澄本天竺人。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餘歲。嘗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又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每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石季龍造大武殿。旣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於壁。忽一日皆變爲胡狀。旬餘頭盡縮入肩中。惟冠髻髻微出。季龍秘不洩。澄時對之流涕。遂造墓於鄴西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曰。不得。曰。得二年乎。一年乎。百日乎。一月乎。皆自答不得。遂無言而卒。後有沙門從雍州來言見澄。西入關。季龍掘冢視之。惟見一石。季龍曰。石者我也。葬我而去。我將死矣。明年季龍死。海若按此節語甚怪誕。近乎迷信者也。然非憑空構造者。嘗見於晉書中。想正史中記事必有所憑據。非若俾官野乘之畫蛇添足。

也。

古今第一酒徒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不可一世惟與阮籍嵇康遊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嘗乘鹿車携酒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妻懼其中酒每捐酒毀器涕泣而諫謂非攝生之道伶曰善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遂飲酒御肉隗然復醉常因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伶徐曰鷄肋不可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妻見其飲酒如故知不能改其性乃聽其所爲莫可如何也。

古今第一遊說

蘇秦張儀古之說客也一以合縱一以連橫遊說天下至今人皆稱之當蘇秦之師事鬼谷先生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嫂皆笑之曰周人俗治產業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宜乎秦慚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其書編觀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因說周顯王王勿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弗用乃東之趙弗悅於奉陽君之燕燕文候悅之請以國從會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并說韓魏齊楚於是六國從合并力拒秦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行

過○雒○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郊○勞○時○秦○之○兄○弟○妻○嫂○俱○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飲○食○
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
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
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從○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
子○子○今○亦○得○矣○尋○報○之○蘇○秦○既○約○從○然○恐○秦○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秦○者○獨○張○儀○可○乃○使○人○微○感○儀○曰○
子○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以○求○通○子○之○願○秦○時○在○趙○儀○於○是○之○趙○上○謁○秦○乃○戒○門○下○人○不○爲○通○
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復○數○讓○之○曰○以○子○之○材○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
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方○儀○之○來○也○自○以○爲○入○秦○蘇○秦○已○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士○吾○弗○如○也○今○吾○
幸○見○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儀○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忘○遠○圖○故○召○辱○之○以○激○其○志○子○今○爲○我○陰○
奉○之○乃○爲○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所○欲○用○予○之○金○錢○恣○取○儀○遂○得○見○
秦○惠○王○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於○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且○報○子○何○亟○去○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者○乃○蘇○秦○也○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終蘇秦之世秦兵不東向儀免秦相魏說魏王事秦王乃因儀請成於秦儀復歸相秦使說楚王曰爲從者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王不若事秦楚王許之儀說韓王曰韓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萬是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王莫若事秦韓王許之儀復說齊魏趙燕事秦皆許之於是連衡之說已收獲其良果矣

古今第一俠客

荆軻。邯鄲。魯句踐。與荆博。爭道。句踐怒。叱軻。軻默逃去。已入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摯。筑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會燕太子丹謀報秦。怨乃因田光交荆軻。光見軻。具言太子意。曰願過太子。荆軻許諾。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人不使人疑。今太子告光曰願勿泄。是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非節。仗請自殺。足下幸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泄也。遂自剄。太子丹旣以報秦屬軻。曰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臣乃得有以報也。丹不忍軻乃私見樊於期。具言其意。樊於期偏袒搃掩而進曰此乃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乃今得聞敎。遂自剄。荆軻入秦。乃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

奉地圖匣以進。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軻左手把王袖，右手持匕首，搥之。未及身，王驚起，袖絕，拔劍。劍操其室，堅不得立。拔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寸兵，諸執兵者皆陳下。非詔不得上。時方急，不及召獨侍醫。夏無且以奉藥囊投軻，軻左右曰：「王負劍，劍負劍。」劔拔，遂擊軻，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不中。中銅柱。王復擊軻，軻被入，創知事不就。倚柱而笑，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劔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競就殺軻。秦王不懌良久，時魯句踐聞之，私曰：「惜哉！其不諱於刺客之術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吾爲非人也。」高漸離始送軻，易水上，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涕泣。已復爲羽聲，慷慨士盡瞋目，髮上指冠。及軻死，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匿宋子家。一日使擊筑，坐客皆驚，乃下與抗禮，以爲上客。聞於秦王，秦王召見，有識者曰：「此高漸離也。」秦王重赦之，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於是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輒舉筑扑秦王，不中，遂誅高漸離。

古今第一義僕

高氏僕已佚其名，少具脅力。幼時卽投入高氏，至死不更其主。僕之死也，非死於病，乃死於盜。其事甚慘。高本邑之望族，有良田美池，資產甚富。里中莫與比敵，盜斃其多金，思欲一逞其好身手。三舉而僕三拒之，不得逞，恚甚。越二年冬，日冰雪甚，堅夜過半，盜率同類數十人飛躡而進。時僕猶未寢，見盜衆難以拒。

敵○僕○乃○匿○身○梁○間○手○持○鐵○鏢○俟○盜○過○發○鏢○六○鏢○卒○六○盜○餘○盜○愈○怒○縱○火○焚○其○屋○僕○躍○下○爲○羣○盜○所○擒○訊○以○主○何○在○僕○不○答○蓋○僕○見○盜○進○門○時○已○密○囑○主○人○逃○往○別○處○恐○遭○不○測○也○僕○則○子○身○拒○盜○毫○不○畏○怯○既○被○擒○已○知○必○死○但○怒○目○橫○眉○恨○不○能○殺○盡○羣○盜○盜○又○問○金○飾○珠○寶○何○在○僕○又○不○答○而○怒○目○如○故○一○盜○又○曰○汝○語○我○者○則○保○汝○命○否○則○卽○殺○之○語○時○懷○中○出○利○刃○架○僕○領○問○僕○笑○曰○我○豈○畏○死○耶○殺○則○殺○耳○何○喋○喋○不○休○速○殺○我○速○殺○我○毋○多○言○也○盜○乃○斷○其○首○刎○物○以○去○

古今第一義丐

山○東○張○某○佚○其○名○少○孤○無○父○母○兄○弟○戚○族○數○歲○卽○爲○乞○兒○日○夕○乞○或○日○得○數○十○錢○而○張○則○惟○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積○數○歲○得○餘○錢○六○千○邑○有○富○家○某○工○會○計○頗○自○好○張○某○踵○門○長○跪○乞○見○閽○者○揮○之○唾○之○不○去○予○以○錢○不○受○主○人○畏○其○句○謂○其○亡○命○也○避○不○見○張○某○長○跪○六○日○夜○主○人○計○無○所○出○卒○見○之○見○則○長○跪○請○曰○丐○者○有○所○求○於○貴○人○貴○人○必○深○許○我○我○將○言○富○家○者○曰○若○欲○乞○錢○耶○張○曰○丐○者○非○就○貴○人○取○錢○乃○以○錢○與○貴○人○丐○者○有○錢○六○千○將○藏○之○貴○人○家○而○取○其○息○焉○息○則○視○常○加○重○一○年○以○後○以○爲○子○母○貴○人○其○許○諸○主○人○畏○其○句○也○又○以○其○數○之○無○多○也○竟○許○之○張○拜○而○去○此○後○乞○所○獲○盈○一○千○輒○持○往○富○人○家○如○是○者○十○年○所○乞○及○所○取○息○子○母○相○權○幾○及○百○千○張○乃○曰○乃○今○可○以○少○行○吾○志○矣○邑○故○瘠○陋○就○學○者○尠○張○乃○儼○老○厠○爲○學○堂○招

鑿人子學焉。聘邑之學士主講授。奉脩脯。豐有加。或鄙不願就。張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釋菜之日。治盛饌饗教師。張則不自爲主人。請邑之搢紳有望於鄉里者陪讌也。或卻不願往。輒長跪不起。必得請乃已。而張某則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如故邑之人莫不笑之。然皆審其愿憐其愚。以故居恒乞錢與之者。頗優異於他日。張則悉寄富家。權子母。每三歲而所權者足一學堂之用。張之乞食至八十歲成學堂三十餘。其聘教師。讌搢紳。皆以跪得之。朔日月半。輒謁學堂省視。察以教師勤者。輒跪拜謝之。或有惰者。則長跪垂淚不起。以故教師莫不畏之。靡敢惰者。行之數十年。學堂中受業子弟彬彬。濟授高第。成通儒。不可勝數。而張則日以兩錢市粗饅自養。如故堂中子弟環張而長跪哭拜乞無自苦。而張則仍如故。海若按此則曩見於飲冰室文集之傳記中。惟原文稱張某爲先生。因題曰三先生傳。故云。今與本編不甚切合。故易之。

古今第一義伶

何某、廣東番禺人。佚其名。膂力絕衆。幼而爲伶。粵之劇有所謂小武者。恒演古豪俠劍客事。何在某某班爲小武。以劇名全粵。粵之俗督學使初受代。必演劇於使署。三日夜。民間無男女。皆得與觀聽。同治間某學使受代。以故事演某某班演之。第二日忽不戒於火。粵俗劇場悉以蒲葵葦葉及時構。廣蓬蓬以左右。

分男女坐劇畢而毀之火既起烈風乘乾葦燎不可遏內地街巷隘狹人稍擠輒行不得火既起何君躍上女蓬蓬之後故有高牆牆外有曠地與蓬門不相屬何某奉蓬中女一一挈而擲之於牆外是役也男子死於火者數千人灰燼狼藉積爲京觀慘不可狀婦女固細弱又爲纏足所苦寸膚倩扶苟無何君一網盡矣何君以兩刻之久拯諸女千餘人蓬中尙餘數女未獲拯而火勢已及何君倘卽以此時撒手歸去其功德不已偉耶而何君衝突烈燄中卒並此數人者出之願力既畢挺然躍身下牆外而火日著衣髮及不克自撲滅竟死惜哉

古今第一義奄

寇君直隸昌平州人也敏穎鯁直年十五以奄入宮事西后爲梳頭房太監甚見親愛凡西后室內會計皆使掌之少長見西后所行大不謂然屢次幾諫西后以其少而賤不以爲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已而爲奏事處太監一年餘復爲西后会計房太監甲午戰敗後君日憤懣憂傷形於詞色時與諸內侍嘆息國事內侍皆笑之以鼻乙未十月西后復專政柄杖二妃蓄志廢立日逼光緒帝爲蒲博之戲又賞帝以鴉片煙具勸帝吸食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廷造謠言稱帝之失德以爲廢立地步又將大興土木修圓明園以縱娛樂君在內廷大憂之日夕皺眉凝慮如醉如癡諸內侍以爲病狂丙

申二月初十日早起西后方垂帳臥君則流涕長跪榻前西后揭帳叱問何故君哭曰國危至此老佛爺（宮內人每稱皇帝爲佛爺西后則加稱老佛爺）卽不爲祖宗天下計獨不自爲計乎何忍更縱游樂生內變也西后以爲狂叱之去君乃請假五日歸決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授其弱弟還宮則分所蓄與其大小監至十五日乃上一摺凡十條一請太后勿攬政權歸政皇上二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餘數條言者不甚能詳之大率人人不敢開口之言最奇者末一條言皇上今尙無子嗣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爲皇太子效堯舜之事其言雖不經然皆自其心中忠誠所發蓋不顧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書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責之曰汝之摺汝之摺所自爲乎抑受人指使乎君曰奴才所自爲也后命背誦其詞一徧后曰本朝成例內監有言事者斬汝知之乎君曰知之奴才若懼死則不上摺也於是命囚之於內務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處斬臨刑神色不變整衣冠正襟領望闕九拜乃就義觀者如堵有感泣者有憤恨西后之悻憤者噫君一奄人耳竟能不畏死觀其所爲大義凜然如君者能有幾人哉然亦可以風矣

古今第一良相

陳平少貧好讀書與兄伯居有田三十畝伯耕田縱平游學平長而美色或謂曰若甚貧何食而肥若是

嫂嫉平。漫應曰。亦食糠覈耳。伯聞爲逐。其婦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者。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平嘗爲邑人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負見之。喪所獨偉。平陰隨。平覘其家家。乃負郭窮巷。敞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輒負歸。謂其子曰。吾欲以孫女予陳平。其子恥之。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平旣娶。張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後果爲良相。佐高祖定天下。平之功居多也。

古今第一名醫

人世間最難之事。莫如醫術。稍一不慎。卽生命隨之。故語有云。不爲良相。定爲良醫。可見良醫之身價。與良相埒。其重之如此。今之所謂醫士者。一知半解。視人命如兒戲。豈能再有扁鵲重生之醫術乎。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古之良醫也。少時得遇長桑君。謹事之十餘年。因出懷中藥予鵲。飲以上池之水。曰。三十日當知物語。畢。忽不見。鵲如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爲名。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鵲。使人刺殺之。鵲之術遂失傳焉。噫。道尤高而毀。卽至何

物李醜嫉妬如此使鵠而終其天年或可將神術傳於後世則後世之受其惠者豈淺鮮哉奈之何因嫉妬而傷其身也

古今第一高僧

距金陵東北約五十里有一古刹久無人跡至矣灰塵滿屋荆棘縱橫惟一眇叟宿山門內年已六十餘知覺盡失若坐以待斃者某歲春日來一僧年約三十許身披袈裟如用綢製成者隨帶行李六七箱居止頗大方又若富有資財者乃寄居刹中該處爲羣盜出沒之地且以古刹爲休憩焉見僧有衣箱及貴重之物心竊艷羨之一盜曰我欲取僧財物不啻囊中探物果甚易易一盜曰不然出家人或有法術我輩須善防之斯時也夜將過半羣盜集山門踞坐地上若會議然意甚得也一盜又曰此時僧已熟睡可以行我事矣正欲持刀入而忽聞啟戶聲視之乃僧也笑謂盜曰諸君欲一顯好身手耶出家人除幾襲袈裟外無長物諸君何目光之短淺耶羣盜聞之如有慚色一盜大聲曰秃奴母多言速將箱篋留下如有貴重物速獻出不然者身首恐不能居一處矣僧笑曰諸君有何本領目中無人貧僧雖懦弱恐不易欺耳一盜持刀欲前僧將左手之食指向盜一指口中又喃喃幾聲盜已昏迷不省人事羣盜見此狀大怒乃合羣力以殺僧僧指似前羣盜皆倒於地僧乃闔戶而進比平旦僧出羣盜猶未醒僧笑曰沒中用

的○東○西○竟○欲○與○我○較○短○長○耶○乃○將○羣○盜○指○醒○羣○盜○相○顧○失○色○不○會○如○在○五○里○霧○中○既○見○僧○恍○然○憶○及○昨○宵○事○大○慚○而○去○僧○亦○不○知○何○往○

古今第一高道

一○日○某○衙○署○前○人○山○人○海○爭○看○無○頭○命○案○余○亦○躑○足○人○叢○中○乃○背○後○一○人○頻○搥○予○背○予○甚○異○之○矚○目○四○顧○則○一○年○逾○古○稀○之○老○人○鬚○眉○盡○白○兩○臂○如○螳○螂○雙○手○握○拳○頻○震○向○予○背○作○瘋○顛○狀○予○曰○叟○何○爲○乎○然○哉○老○人○瞠○目○視○余○兩○臂○之○震○動○如○故○余○更○異○之○復○訊○以○何○爲○老○人○覺○乃○發○其○慈○善○之○言○曰○先○生○恕○老○夫○兩○臂○發○震○垂○五○十○年○矣○余○曰○震○乃○病○耶○老○人○曰○非○也○先○生○欲○知○震○之○歷○史○請○駕○我○廬○當○爲○先○生○詳○述○之○余○素○有○好○奇○心○遽○曰○諾○乃○隨○老○人○行○約○里○許○抵○一○舍○茅○屋○數○椽○風○景○頗○雅○潔○老○人○曰○至○矣○既○入○座○老○人○曰○老○夫○今○年○已○七○十○矣○少○時○素○性○憨○直○人○家○所○不○願○爲○者○余○則○願○爲○之○故○閭○里○間○無○論○事○之○大○小○余○若○不○至○事○必○不○成○人○皆○目○余○爲○癡○漢○余○習○聞○之○亦○居○然○以○癡○漢○自○居○矣○當○余○二○十○歲○時○我○村○左○右○忽○來○一○物○狀○如○老○鷹○每○屆○傍○晚○輒○繞○村○四○五○週○騰○空○飛○過○高○約○十○餘○丈○鳴○聲○如○雷○既○過○則○村○人○大○譁○甲○曰○所○蓄○之○雞○不○見○矣○乙○曰○所○蓄○之○鴨○亦○不○見○矣○日○以○爲○常○四○索○偷○竊○者○卒○不○可○得○越○數○旬○村○中○之○雞○鴨○皆○盡○而○犬○豕○亦○相○繼○不○見○又○數○旬○牛○與○羊○亦○失○其○踪○跡○矣○村○人○大○譁○僉○曰○怪○物……怪○物○乃○往○四○方○問○卜○卒○無○效○又○數○日○東○家○之○子○不○見

矣。西家之女。又不見矣。某氏之妻。某氏之母。均失其行踪矣。村人怖甚。哭聲遍野。或告之曰。某山中有一道。頗具法術。盍往求之。村中人乃至某山。見一道方晝寢。鼻聲如雷。披髮赤脚。面黑而凹。狀甚醜。夢中大聲曰。汝等來此何爲。欲求我斬妖耶。語畢復睡。鼻聲較前更大。衆人不敢。卽喚待其既醒。然後往求之。且語以故。道曰。噫。逆畜胆敢猖狂若此耶。乃左手執桃木劍。右手持靈牌。隨衆人下山。既抵村中。問村人曰。此間有胆大者乎。衆莫敢對。余卽應之曰。我甚胆大。道人有所命。必不敢辭也。道人曰。臨時勿膽怯。否則殆矣。余曰。諾。道人乃在村中建壇三座。每日必輪流壇上。數十次。殆七七四十九日後。毫無聲。悉怪物亦不至。余問道。人曰。大功已告成乎。道人曰。未也。自明日起。天將明時。汝可執我劍往東南方去。必有怪物來迎。汝可用劍斫之。惟胆須放大。萬勿怯退。余可隨汝。後汝力不勝時。則我可來斬此妖也。余曰。諾。明日天未明時。余子身果往東南方去。行約八九里。猝來一陣狂風。余幾爲之倒地。瞥見一妖果至。長可丈餘。狀如人頭。大逾斗。兩目如燈。遍體生毛。向余直撲而來。余大怖。幾欲却退。既而思之。道人囑我勿懼。且有利劍在。何怯爲。乃與妖魔鬥。余果具有奮力者。用力撲。妖魔怒尤甚。口中火出。黑煙蔽天。余不能視物。大窘。而呼道人果至。大呼曰。孽畜再敢弄我。耶。魔見道人卽收其口中火。思欲遞去。道人懷中出葫蘆。向空一拋。瞥見一道白光。將惡魔擒住。收入葫蘆。經往東南而去。追之已不及。余既返村。備述前事。衆各大喜。

惟余之兩肩受魔一擊之後頻頻震動至今已五十年而手之震動如故也。

古今第一高尼

我鄉東北隅有一菴菴中主持者爲一尼年約四十許辟穀食瓜果精神殊強旺兩目炯炯能夜見物尤善相法善惡富貴一經尼目無不驗人有隱事亦多能於其人面上見之遠近咸稱之爲慧眼尼云尼善舞劍舞時以水潑之點滴不能染其身其技之深邃可知然尼不肯輕易眩其技讓退若一無能者一日有江湖賣技者流自恃偉力飲酒滋事好事者勸之出境賣技者不納忠言出言非禮其人責之賣技者怒掄拳便擊傷三四人尼聞之怫然曰無禮如此容我懲之遂出敵賣技者賣技者見係老尼易之揚刀示之曰汝勿不自量老夫尙肯講情理吾刀不生眼睛也若有干犯師太勿悔言畢舉刀直斫尼亦舞劍而起刀光劍影觀者目眩神迷忽聞驚呼聲賣技者之刀鏘然落地血淋地上手腕折矣猶怒眦謂尼曰斷吾手是絕我糧也此仇永不能忘尼笑曰汝來報復我不他往以待子可也夫尼之技果云精矣而其術亦甚高妙某年在鄰有陳姓女郎患瘋顛病其實鬼魔作祟也百計求方均無效請於尼尼曰此易事耳乃繪符三紙謂來者曰一紙貼於榻上一紙藏於囊中一紙則焚而吞之鬼魔必畏而不敢來來者持符歸如法試之女郎病頓改不二日已霍然起身矣此事傳諸遐邇而四方來求繪符者日無虛晷百發

百○中○無○一○不○靈○者○噫○厄○其○神○乎○其○技○矣○

古今第一詩丐

昔○年○吳○市○來○一○丐○宿○於○北○寺○塔○衣○衫○雖○形○襤○褸○貌○甚○魁○峨○眉○宇○間○如○呈○英○爽○氣○左○手○無○名○指○上○爪○長○四○五○寸○其○餘○亦○長○一○二○寸○行○路○時○如○有○道○學○風○余○怪○異○之○乃○與○之○談○訊○以○里○居○丐○卽○口○誦○一○絕○云○

負○却○光○陰○四○十○年○頭○顛○常○戴○奈○何○天○功○名○難○強○休○隨○俗○天○地○爲○廬○便○是○仙○

余○呀○曰○君○能○詩○耶○丐○曰○略○解○吟○咏○耳○詩○則○我○豈○敢○今○之○能○詩○者○亦○云○尠○矣○讀○得○幾○首○破○唐○詩○便○搖○頭○擺○尾○自○詡○能○詩○平○仄○之○失○叶○不○顧○也○雖○貽○笑○大○方○亦○不○知○羞○恥○若○而○曰○詩○人○則○真○欲○車○載○斗○量○矣○余○復○問○丐○曰○君○既○能○詩○何○以○爲○丐○丐○笑○曰○子○言○殊○不○可○解○既○能○詩○卽○不○可○爲○丐○耶○饑○寒○驅○迫○我○我○不○得○不○爲○丐○英○雄○既○不○能○造○時○勢○時○勢○復○不○能○造○英○雄○昂○頭○六○尺○骯○髒○一○生○無○可○奈○何○流○而○爲○丐○我○雖○丐○我○身○果○甚○清○白○也○蓋○我○之○丐○丐○其○形○面○不○丐○其○心○也○人○雖○不○是○丐○然○其○心○已○丐○矣○其○心○已○丐○則○心○已○死○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我○心○未○丐○我○心○果○未○死○也○將○來○或○有○不○丐○之○一○日○亦○未○可○知○耳○丐○復○問○余○曰○君○能○識○海○上○有○周○翰○飛○先○生○乎○余○曰○聞○其○名○久○矣○彼○能○詩○詩○甚○佳○也○丐○曰○彼○非○特○能○詩○亦○能○酒○自○起○其○號○曰○酒○丐○周○君○名○士○也○竟○以○丐○名○余○曰○汝○乃○識○酒○丐○耶○丐○曰○予○亦○不○相○識○慕○其○詩○耳○彼○有○采○蓮○詞○數○首○風○流○旖○旎○予○最○喜○誦○

之○余○曰○猶○能○記○憶○乎○丐○曰○能○卽○仲○紙○疾○書○云○

阿儂家本近前湖湖上風光入畫圖
掠破煙波雙槳入水中人影萬花扶
一曲田歌唱采蓮畫船穿過畫堂邊
只因昨夜催花雨新水如雲綠上天
風搖萬柄晚來香十畝荷花水一匡
寄語采蓮休采葉宵深恐要護鴛鴦
扁舟短槳盪芳津綽約丰姿迥絕倫
十里波光明似鏡阿儂都作畫中人

曉風吹散一湖煙舵尾輕寒透薄綿
不信雙鴛禁得起夜深交頸忍涼眠

書○竟○擲○筆○示○余○曰○噫○汝○不○特○能○詩○汝○之○書○法○亦○甚○蒼○老○以○汝○之○才○何○處○無○嚼○飯○地○而○必○欲○爲○丐○耶○丐○曰○以○我○有○才○故○爲○丐○設○無○才○者○早○已○富○貴○矣○子○不○見○世○之○坐○高○堂○騎○駿○馬○者○乎○何○一○非○繡○花○枕○何○一○非○沒○字○碑○以○其○繡○花○枕○也○沒○字○碑○也○故○能○坐○高○堂○騎○駿○馬○設○亦○有○才○者○早○已○爲○丐○矣○余○笑○曰○善○

古今第一烟鬼

閩人方某姑隱其名當世偉人也昆季五皆死難於辛亥廣州之役而爲黃花崗之英鬼獨某得僥倖脫險民國肇興以來握軍符於滇粵諸省者數年將軍英名震人耳鼓叱咤風雲河山色變而就料某乃一鴉汁煙鬼也著者前亦投身軍界追隨於將軍之曠尾者二載故能得詳其底蘊蓋所謂將軍者非真正

道地之將軍也。乃盜名而已。將軍之槍烏煙繞繞。將軍之火鬼火熒熒。一榻橫陳。吞雲吐霧。均是將軍本領。蓋將軍幼時本一執紼公子耳。家世富裕。其父曾爲滿清大僚。某自弱冠游學東瀛。爲革命學說所鼓盪。而廁身老同盟會。及滿清推翻後。某遂藉老同盟會會員之資格。而得爲師長司令者。歷有年所。某在留學時代。已有煙癮。癮甚微。及一旦秉節鉞。享高位。終日無所事。乃領略長壽膏。以消遣芙蓉城裏。別有洞天。人皆曰晝彼方以爲夜也。人皆曰夜彼乃精神振足。方以爲晝也。以夜作晝。顛之倒之。既不敢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乃不得不出現於深更長夜之秋。名之曰鬼誰。曰不宜其尤奇者。某以煙癮過甚。口吸不足以消其癮。尙須用大塊煙土。自糞門塞入。方始寧貼。計其每日消耗鴉片之貨。達二十元以上。膏情營中。李某爲之專司。其役非特承平無事時。若此。卽兩軍交鋒間。亦莫不然。宜其麾下之軍隊。一敗塗地。而不可收拾也。

古今第一蕩子

黃廷弼。江西南昌人。其父以市井起家。富厚爲一邑冠。性奢侈。日費萬錢。恬不知惜。猶云無下箸處。屋有炕。寧一。所底平。下空以鐵爲蓋。下可升火。類浴池之布置。每日必置肥雞壯鴨於其上。而炕之。其法先用醬醢五味之屬。滿注於盆。乃置鷄鴨於其中。下升火。愈升愈烈。鷄鴨不能耐時。時飲盆中物。求解煩熱。火

愈烈則又環走不休。盆中吸盡而鷄鴨已斃。醬醃五味之屬輸送全體不待者。割業已成。熟其風味之美。概可想見矣。其餘各種食品不勝枚舉。飯後乃邀同類者四五人。或則賭博。或則花街柳巷。評葉聘花。此外則一榻橫陳。消遣此無謂之歲月而已。

古今第一魯男

周逸農字元恒。浙江山陰人。少孤。好學。不甘仕進。年十八。就戚族李某。讀有鄰女。明姿嬌艷。壯盛服時。乘隙竊挑之。逸農不動聲色。如若無覩。一日逸農過其居。女適立門前。見逸農。過笑語曰。妾委心久矣。若竟鐵石人耶。逸農始終不與語。且亦未嘗側目。女無奈。竟拾小石以投之。曰。若郎具此丰儀。妾意必多情。種子詎知一頑石耳。逸農正色曰。男女有別理。所常然。汝乃眉引目挑。竟不知廉恥耶。噫。休矣。語畢不顧而去。女羞慚無地。遐邇咸知其事。乃目逸農爲魯男云。

古今第一獵戶

范夫雄少負膂力。以拳勇稱。有至性。義憤所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短少精悍。意氣慷慨。鬚眉狀貌磊落。不凡。初未嘗事田獵。一日偕萬姓二人作深山遊。忽林莽出巨虎。搏萬以去。萬哀號曰。范哥救我。范聞聲。冥知所措。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里許。震天狂呼。虎爲逡巡。退步者再。萬始得脫險。因挺擊虎中。

其頂虎負猱欲迎門然頂痛不能舉夫雄乘勢再擊之虎已斃夫雄笑曰我以虎有千百斤神力非人力所能敵者今亦不過爾爾乃日事田獵子身出入深山中日搏猛虎一二以歸噫亦云勇矣

古今第一富商

某氏子某先世爲皖人幼頗韶秀而不喜讀父責之嚴乃竊得川貨數千狼狽至江都至則摸索囊底止餘青蚨一枚不甘爲丐盤桓街市適路旁有博攤呼盧喝雉隆隆震耳某乃舉其青蚨孤注一擲竟無役不利轉瞬之間盈利數千思欲籌小本營生乃倩人介紹與某絲店爲助手絲店主爲老夫婦止一女甚端淑時深伯道之憂將謀身後之託見某勤奮甚至大得歡心閱一年兩老竟以女許焉初賓主而翁婿矣合卺之夕大雨以風適知縣某因事赴鄉將抵城爲狂風掀去輿蓋值過翁門排闥而入詢知爲贅婿吉日遂賀焉翁媪極力周旋款以厚宴雨止知縣回署深感一飯之恩圖有以報忽皇帝有南巡消息知縣乃屬某當充天差某知帝南巡之意旨所在趨意承志大得帝之歡心苦無重要位置可安插乃宣諭以總商界之事事必由總商關白以重其權華貴富厚頃刻駕諸商上由是門庭若市賓從如雲數年之間富堪敵國迄今猶爲楊商之巨擘焉

古今第一馬販

祁耕環奉天人其外爲馬賊有膽勇善技擊目能相馬有伯樂第二之稱會某大師有戰馬號雷駁駿駟異常獨大帥能御之養之別厩飼秣甚於他馬爲耕環所偵知某日適大帥慶壽日賓朋如雲夜半未散耕環竟顯其好身手越重垣而一演盜御馬之壯劇馬忽嘶鳴聲震遐邇耕環竟爲大帥部下所執將處刑事爲大帥所知大帥以其體貌魁梧而胆量雄壯立命釋之賞四品銜使專司販馬之役往來關外一帶因此奉省之騎隊駿馬獨多而爲他省所不及云

古今第一人販

周冕字少逸浙江嘉興人居哈爾濱久素與俄羅斯人相往還精通彼邦語言文字願冕秉性殘忍甘爲異族作僮值俄屬西比利亞有巨大金鑛冰天雪地人跡罕至因之俄人雖欲開闢而未得乃與冤商設惠民公司於黑龍江省垣僱募華工數千而去美其名曰招雇華工而冕與俄人私訂合同寔卽豬仔之變相也華人性畏寒履其地不經年盡喪命於冰窖中無一人生還而冕則幹此販人之營生獲利十餘萬並膺俄庭鐵鷹勛章之巨獎噫如冤之肉雖狗彘亦不足食矣

古今第一蟻媒

薛氏婦佚其名以其體之碩大無朋人爭以薛大塊頭謚之大塊頭曾畢業於海上某女學校工美女畫

其夫爲名畫師。大塊頭之營業。乃出類拔萃之蟻媒。除廣幫而外。可執海上全埠鹹肉莊之牛耳。青年男女爲其所坑害者。不知凡幾。生涯鼎盛。利市十倍。優遊自得。蓋大塊頭之本領。迥異尋常人。舉男子中。上自官場。下至洋行。小鬼與拆白黨。莫不與之相識。女子中。上自公館中太太小姐。以及姨太太。下而至於小家碧玉。一切想赴臺基者。無不與之勾連聲勢。浩大不可一世。而爲春申江上無雙譜之人物焉。

古今第一無賴

徐文常者。越之會稽人。性機警。獷悍。無賴。好博。所得緣手。盡娶婦。甚美。因負債累累。遣之別嫁。行乞於市。所乞之貨。盡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蓬首髮如亂麻。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午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爲樂。間嘗挾裨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市井。則已傾其市人。向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人日爲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錢塘江。休李樹下。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願同行。數十人云。嘻。吾今氏李矣。聞者咸大笑而去。勾留武林城中。凡十餘年。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巨貲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走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金。嫗爲之棺。葬果大獲金錢。無遺。

古今第一匪首

黃三麻子山西產歲饑迫而爲匪因案被拘縣令陳某視其人凜然知非池中物乃謂之曰爾何苦爲匪曰饑寒使然曰吾視汝頗有英俊氣今且釋汝其改過自新毋再罹法網曰旣蒙赦罪感且不朽他日必有以報再拜而去乃聚饑民千餘人移居河套築土城而居每日以四時耕種二時練武有古大賢治國之遺風居不十年積糧以萬石計後山西大饑餓殍載野人民之束手待斃者在在皆是陳令親住河套乞賑於黃黃感舊恩躬自郊迎曰尊駕遠來有何見諭曰汝亦知山西連年大饑乎汝本晉人宜善爲桑梓設法以救此數百萬災黎我此來無他事卽乞賑於汝也黃曰應需米穀若干石陳曰三千石耳曰區區小事何勞掛慮公且留此米糧已遣人送去矣卽日設筵堂中匍匐泥首自稱小人不遇明公則身首異處久矣何有今日幸公辱臨雖糜吾一身亦不足以爲報也堅留旬餘套中匪民此招彼請無人不飲佩陳令之知人及陳回米糧果已先期運到施放殆盡矣人民念其恩官吏佩其義均忘其爲匪矣

古今第一盜魁

粵省雷州爲僻遠郡清季蘇人胡某以部曹出守舟入江遇盜知其守也戮之併殲其從者獨留其妻女盜魁固狡黠飾爲僞守持吏牒往使群盜詭爲僕人莫能察也抵郡逾月爲政甚廉幹有治狀雷人相慶得賢太守其寮屬暨監司咸誦重之未幾太守出示禁遊客所隸毋得納蘇人隻履否則雖至戚必坐於

是雷人益信服新太守乃能嚴介若此也。已何真太守之子。至入境毋敢舍者。問之知其禁也。心惑之。詰朝守出子道旁窺之。非父也。訊其籍里名姓。則一皆父子。悟曰。噫。是盜矣。然不敢暴語。密以白監司。監司曰。然。吾且日飯守而出子。於是密戒吏以卒環太守舍而伏。甲酒所。且日太守入謁。監司飲之。酒出其質不辨也。守窘擬起爲燬而伏。甲發就坐。挫之。其卒之環守者亦破。署入餘盜數十人。起格鬪。胥逸去。僅獲其七。獄具如律。械送京師。殺之。於是雷之人乃知向之守非守也。盜也。唯盜而能守。若此亦可以傳矣。

古今第一難民

汪寄夢。性至孝。爲人傭。所得工值。均養其父母。出入必面。某歲大荒。汪乃行乞於市。人憐其孝。給以糲糠。多不食。受而貯諸筒中。已則掘野草以食。歸後扶其病父。跛母於茅檐。盡傾所貯飲食。整理之。惓然捧以進。日無稍閒。兩老竟賴以不死。途見委棄之字蹟。必拾取之。焚而投於江。偶於故紙中檢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後。乃易現金。遂爲父母治衣冠。一日匍匐道上。乞無所得。憊甚。有隱君子沈志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寄夢寧忍餓。終不先親食也。如是者數年。父母相繼歿。哭之慟。三日寸粒不入口。舁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古今第一巧匠

巧匠詹錦成。雕刻精妙絕倫。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之類。其細若縷。且玲瓏活動。又於圓如小櫻桃狀之山核桃爲念珠。一百八枚。一枚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坐指畫而議論者。袒跣曲拳而和南者。面前趨而後侍者。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獍貌猿。揉錯雜其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視。所刻羅漢。僅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繡。或衣袈裟水田絺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即使離婁公輪復生。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撈剔而成也。

古今第一才子

華亭唐仲言。世業儒生。五歲而瞽。未瞽即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瞽但默坐聽。諸昆季咕嗶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令昆季輩取六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末原委。默自詮次。純類瑣瑣。剖別精核。蓋從章句之粗。以冥搜微妙。心畫心通。罔有遺墮。於是善屬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晉接。曆久不忘。與之商權。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

門徒輩從旁抄錄一字亥豕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習見以及秘異溯流從源搜羅殆盡。然必先經後史不少紊淆。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探秦人。不以漢先詳瞻致精有若此也。

古今第一才女

程弱文女史名璋。吳縣人。其母夢吞梅花而生。幼極穎慧。七歲卽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暮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梅花。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爲箋。書心經一卷。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靡不精曉。性好幽靜。每至雅林遠壑多依戀不忍去。及笄神姿艷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適里人周太元太元固佳公子。伉儷甚篤。太元偕友人蘇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於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太元。太元開緘輒閉戶歔歔悵惋累日。一日復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啓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太元。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而卒。著有文集數卷。太元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上。某古刹以謝世焉。

古今第一書癡

張叔梅錢塘人喜讀書經傳史記背誦如流少時曾爲郡諸生郡侯陳公廉其貧嘗解金贈之叔梅盡以買書晝夜讀得咯血疾已又向友人借二十一史力疾研尋隨有論撰年弱冠鬱鬱不得志傷心善哭棄諸生不爲登吳山之嶺北望燕京痛哭失聲曰今天下擾攘不已得如余者數輩委以兵農財賦諸入政柄尙可鎮定願乃蒼天不仁抑抑以青衿子困煞英雄俛兒曹口臭者悉登廟廊而食肉誠何爲哉誠何爲哉余欲將所有書籍盡付諸祖龍之一炬絕筆不爲文矣旣而南走閩粵出遊於潮途過潮刺史韓文公廟朗辟誦其逐鱷魚文而哭之歷經韶惠廣雷諸郡悲嶺海之烟瘴思冠萊公謫雷時枯竹生筍蠟淚成堆風流如在也則又哭之哀繼而學琴於惠州道士得其首節之妙遂自號曰琴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授受不親乎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時人呼之爲書癡云

古今第一狂夫

山右朱椒勤性孤介穎悟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狂拓不羈喜議論娓娓不倦傾倒四座會丁國難棄家爲僧自號曰禿頭悲嘆身世時而伏地嗚咽時而仰天大笑笑已忽踈踣踴躍叫號大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市一日之間狂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狂止歲除病癩更號曰禿驢

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千幅於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澆墨或灑以敝帚塗以敗冠
盈昏醜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或成山林或成邱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攘臂搦管狂叫
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來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千鎰於前勿之顧也省垣某撫軍
聞其名強招入府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朱輒遺矢堂中撫軍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獎
飾逾恒朱固辭不往或詰之答曰彼固自命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遺矢得歸可矣吁
其狂不可及也。

古今第一女探

津人程雲搏名探也性機警而强悍善技擊其妻體亦短小會有吳中李仲綸孝廉偕計赴津門見道旁
有捕賊勾當與解差相誤詢之云被放馬賊劫去稅銀若干追之則死賊手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
泣數行下而馬賊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雲搏夫婦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程公至矣當無憂也
諸捕控名捕馬哀求綦切程曰賊有幾人曰五人曰余適病甚吾婦往足之婦乃抱兒與夫結縛裙鞞攘
臂袖一刀長三尺許其光若電上馬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發聲清亮順風呼賊
鼠輩亦知津門程雲搏妻乎爲此稅銀故來相索宜急置毋飲我刃也賊不之聽發五刀斫婦婦獨與接

戰○揮○斥○如○意○連○斫○殺○二○人○餘○皆○懼○乃○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去○婦○神○色○不○變○猶○旖○旎○時○常○諸○捕○皆○大○喜○設○讌○款○程○夫○婦○翊○日○各○道○別○而○去○

古今第一俠妓

謝○玉○秀○楚○北○名○妓○會○某○盜○魁○下○漢○陽○召○當○地○樂○戶○數○十○行○酒○玉○秀○至○焉○色○藝○超○群○極○逞○技○能○曲○意○奉○迎○盜○魁○固○急○色○兒○見○之○大○悅○納○爲○侍○妾○寵○倖○無○比○盜○魁○每○夜○將○寢○必○豪○飲○玉○秀○追○隨○其○側○偶○夕○玉○秀○隱○置○毒○於○酒○滿○斟○以○奉○盜○魁○尼○之○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玉○秀○神○色○自○若○隱○以○纖○指○摸○索○腰○際○盜○魁○有○所○悟○奮○力○與○之○撲○解○其○內○衣○則○固○藏○一○光○若○明○鏡○之○利○刃○也○盜○魁○大○怒○命○盜○卒○碎○磔○其○身○以○洩○憤○噫○玉○秀○一○妓○耳○而○能○見○義○勇○爲○奮○不○顧○身○若○此○不○更○賢○於○恒○人○之○所○爲○耶○其○俠○烈○之○氣○洵○足○令○千○載○而○下○猶○憤○嘆○也○

古今第一漁父

劉○嘯○秦○人○也○善○屬○文○性○孤○潔○隱○於○太○湖○之○濱○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清○和○之○際○輒○手○持○釣○竿○鉤○魚○以○爲○樂○或○駕○一○葉○扁○舟○隨○波○逐○流○於○萬○頃○之○上○嗜○酒○醉○則○作○老○龍○吟○長○吟○數○聲○魚○蝦○皆○被○浪○來○朝○鼉○鼉○多○迎○濤○以○拜○嘗○於○清○夜○獨○登○高○峯○之○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與○交○友○者○皆○隱○士○逸○人○興○會○所○至○或○圍○棋○或○烹○茗○經○鏗鏗○尤○熟○於○歷○代○史○乘○抵○掌○談○成○敗○如○身○歷○其○境○間○及○忠○孝○節○義○事○則○眉○飛○色○舞○泣○下○

沾襟不自禁。鑿於中原多。故慨然有乘桴之想。朝晨担魚向市。塵坐賣。遇文人墨客。卽贈魚換詩而歸。倘遇俗儉。購之必數倍其價。得錢沽酒痛醉。餘者卽散。諸乞兒嘗於重九日渡湖。經旬不返。人問之。答曰。吾訪故人。珣道人於西子湖濱耳。年七十六。無疾而卒。

古今第一樵夫

吳縣滄庭山鄉有樵子者。貌髯而偉。姓名不著。絕有力。每暮夜樵採。獨行山中。不避蛇虎。所得薪。人負百斤而止。髯獨負二百四十斤。然鬻於人。止取百斤。價人或訝。問之。髯曰。薪取之山人。各自食其力耳。彼非不欲多。負力不贍也。吾力倍蓰而食不兼人。故賤其值。且值賤。則吾薪易售。庸不有利乎。由是人頗異之。加刮目焉。髯日不知書。然好聽人談古今事。常激於義。出言辨是非。儒者無以難。嘗荷薪至演劇所。觀精忠傳。見秦檜者出。髯怒上臺。捧檜毆血流。幾斃。衆咸驚救。髯曰。若爲丞相奸若此。不毆殺。何待衆曰。此戲也。非真檜。髯曰。吾亦知戲。故毆若真。膏吾斧矣。其性剛疾。惡類如此。髯有兄進香茅山。墮崖折胸死。或傳其暮夜飲酒不誠。被王靈官鞭殺者。髯怒走。一日夜詣茅山。飲大醉。數王靈官曰。汝有罪。三人敬祖師來。敬香。固有善。心飲酒小過。無死狀。汝輒殺之。不仁罪一。祖師以慈庇下。士量甚宏。大汝居位。下行殘忍。不遵祖師意。不恭罪二。吾兄小人也。酬香而來。小被酒。汝乃殺之。吾來不酬香。昨寔大飲。今且詈汝。汝反不

能○殺○無○勇○罪○三○汝○宜○毀○撤○曷○爲○楛○鞭○曠○目○坐○踞○於○此○欲○奪○鞭○碎○像○衆○譬○遣○之○乃○止○負○兄○骨○歸○葬○自○是○髯○樵○名○益○著○年○五○十○餘○流○寇○破○京○師○髯○聞○凶○信○蹈○海○而○死○義○聲○振○天○下○云○

古今第一鏢師

玉○峯○山○之○西○有○洋○盛○湖○也○寬○約○七○十○餘○里○爲○羣○盜○出○沒○之○所○湖○中○多○魚○蝦○而○洋○盛○大○蟹○尤○爲○該○處○特○品○故○遐○邇○漁○父○藉○是○湖○爲○生○活○者○約○千○數○某○年○秋○間○突○來○一○漁○舟○操○舟○者○係○一○女○郎○鼓○盪○片○舟○往○來○湖○上○意○殊○得○也○女○郎○精○鏢○術○數○百○步○外○輒○無○虛○發○一○鵠○飛○鳴○而○過○高○入○雲○際○女○郎○拾○小○石○向○空○投○之○鵠○立○下○其○技○之○精○如○此○一○日○過○一○村○人○烟○稠○密○樹○木○繁○陰○女○郎○即○船○舟○於○旁○入○晚○忽○有○小○艇○三○四○急○駛○而○至○既○近○岸○短○衣○窄○袖○者○數○十○人○一○躍○登○岸○直○向○村○中○餘○人○談○笑○自○若○亡○何○燈○光○燦○然○衣○件○雜○物○捆○載○而○出○負○者○提○者○絡○繹○不○絕○雖○有○遺○物○亦○不○遑○返○顧○慌○惶○急○迫○均○載○諸○舟○中○艙○爲○之○塞○女○郎○覩○其○狀○態○知○非○善○類○又○聞○村○中○呼○救○聲○益○信○之○乃○行○近○村○邊○距○其○舟○可○數○十○步○發○鏢○舟○中○當○者○立○仆○時○途○中○尙○有○十○餘○人○一○一○中○鏢○而○倒○羣○盜○譁○聲○大○起○欲○解○纜○遁○呼○舟○中○人○無○一○應○者○匆○匆○下○舟○墮○舵○失○槳○倉○猝○無○主○女○更○擊○之○落○水○之○聲○如○驚○濤○駭○浪○其○放○棹○免○脫○者○祇○三○四○人○而○已○羣○盜○知○發○鏢○者○爲○一○女○郎○脚○之○刺○骨○某○歲○女○郎○泛○舟○太○湖○中○羣○盜○見○之○知○係○舊○讐○也○誓○不○兩○立○蕩○二○舟○尾○其○後○夾○攻○中○流○女○郎○左○右○發○鏢○百○發○百○中○棹○小○舟○忽○東○忽○西○矯○如○遊○龍○酣○

戰○良○久○無○絲○毫○損○失○羣○盜○知○不○敵○乃○鼠○竄○而○遁○女○郎○之○鏢○名○乃○大○震○江○南○北○盜○雖○啣○恨○亦○不○敢○再○當○其○鋒○也○

古今第一拳師

距○吾○鄉○西○南○三○十○里○有○二○百○村○甲○村○居○者○俱○姓○陸○乙○村○居○者○俱○姓○朱○兩○村○居○民○各○百○餘○戶○朱○陸○兩○姓○世○世○不○睦○不○管○兩○小○敵○國○兩○村○相○距○三○里○許○中○橫○一○河○曰○洙○塘○爲○兩○姓○相○爭○之○天○然○界○綫○每○屆○冬○季○田○事○既○竣○乃○約○以○時○日○率○隊○相○鬥○無○論○男○女○老○幼○莫○不○精○邃○拳○技○一○聞○鬥○期○人○皆○喜○形○於○色○各○選○強○有○力○者○數○百○人○各○持○兵○器○及○期○集○於○洙○塘○左○右○洙○塘○東○爲○陸○姓○地○界○西○爲○朱○姓○地○界○長○矛○短○劍○鼓○勇○而○進○情○兩○方○族○長○爲○公○正○人○坐○於○船○上○其○相○鬥○時○期○少○則○三○四○日○多○則○十○餘○日○雙○方○或○有○傷○死○則○就○地○埋○之○亦○不○報○縣○某○歲○之○結○果○爲○陸○姓○負○闔○村○居○民○莫○不○引○以○爲○奇○恥○思○欲○有○以○報○讐○之○公○推○某○甲○往○豫○魯○間○擬○聘○一○拳○師○教○授○村○中○子○弟○既○抵○濟○南○境○遇○一○老○人○年○逾○七○十○鬚○髮○盡○白○在○一○場○中○賣○技○觀○者○如○堵○某○甲○亦○涉○足○其○間○見○老○人○精○神○矍○鑠○拳○藝○超○羣○後○試○一○大○刀○往○來○旋○轉○不○管○生○龍○活○虎○但○見○刀○光○不○見○人○影○觀○者○無○不○鼓○掌○某○甲○大○喜○俟○其○演○畢○卽○與○之○談○拳○藝○事○老○人○侃○侃○而○談○能○提○出○個○中○精○義○某○甲○乃○備○述○來○意○擬○請○老○人○南○下○老○人○如○有○難○色○蓋○老○人○無○子○家○中○一○老○妻○家○甚○寒○藉○賣○技○以○生○活○某○甲○知○其○故○出○銀○二○百○爲○聘○金○老○人○乃○隨○之○

南下既抵村闔。村子弟皆叩頭拜見。盡弟子禮。老人出其平生本領。以教授之。甫一年而技已大進。不數日相鬥之。又屆率隊而前。村人擬請老人爲先鋒。老人曰。此可不必。我一人守船已可。喪敵人膽。老人乃子身坐船上。煮飯時有敵人來窺。動靜者船上預置鉅大之毛竹根數十。長約尺餘。老人將一竹根置船頭。輕輕用掌一拍。竹根粉碎如片。置諸灶門內。俟其燒畢。復將一竹根拍碎。之敵人窺之。大驚。既歸。相告曰。船上伙夫已具萬夫不當之勇。其他更無論矣。卒不敢鬥。情人求和。請罪嗣後兩村之鬥事。卽息。而老拳師之名。乃震於遐邇矣。

古今第一巨騙

光緒末。葉三秦棧中來一巨富商。三秦棧者。海上著名之大旅館也。凡內地來申之富商巨宦。大半皆寄寓此間。某巨富商自言。秦姓。將往某地。接任道尹者。共隨姬妾四人。僕役二人。婢女四人。蓋每一姬妾隨婢女一人。二僕役則侍奉秦某者。隨帶衣箱數十件。包定大號房間四間。每一姬妾各居一間。秦某則輪流住之。僕役婢女等。又另居小房間中。其居止之闊綽。雖前清大僚亦罕與其匹。今日則某公使請宴於某蕃菜館。明日又某大人請酒於某妓樓。日無虛晷。忙碌異常。棧中同居者。莫不竊竊私議曰。某乃某地之道尹也。榮任有日矣。時有鹽商某甲。亦寄居其間。見而艷羨之。欲與之一談。以爲榮幸。苦無人爲之介。

紹某甲果富子。質產者惟商界中人。毫無勢力。且往來者大半皆沒字碑官紳。巨宦從未一過。其門心竊恥之。乃不得不極力結交。而苦無門路。今既與秦某同居逆旅。中此乃天假良緣。萬不可錯過。乃不揣冒昧。親往拜謁。其意中以爲雖一嘗閉門羹。而揮之門外。亦所願也。既見之後。非特不見拒。且待以上賓之禮。實由於某甲意料之外。翌日某甲卽款宴於一品香賓主間。歡洽異常。於是某甲與秦某竟成莫逆交。秦無某甲則不歡。某甲無秦則不樂。秦更倩四姬出與某甲相見。秦謂諸姬曰。此乃余之知己也。弗必避嫌。汝等可呼以伯諸姬乃呼某甲爲伯甲。又大喜。某甲果急色兒也。見此如花如玉之美人。心卽忐忑。寧有時乘秦出時。獨往姬之寢室。相與話譚。唧唧啾啾。大有情不自禁之概。雖秦某有時闖入。見某甲在房中。毫不介意。一若光天化日之下。必無此鬼魅伎倆者。其實正秦某之用計也。一日秦某與某甲晤談。秦時作嘆息。心中如有不如意事。某甲訊以何爲。秦曰。此事頗可惱耳。甲再三訊之。秦乃喟然嘆曰。宦海風雨瞬息萬變。此事不可爲知。已告蓋余本定於後日接任。奈前途所欠之公款。須向我代墊。俟到任後。方可歸還也。今尙欠官銀十萬。須於二日內付出。奈弟家住甚遠。本地又不能匯劃。一時不及付出。是以焦灼耳。某甲卽慨然曰。十萬金尙可設法。請兄不必過慮。秦乃正色曰。尊處既可通商者。則弟當寫借票與兄。大約兩星期內卽可如數歸還。某甲笑曰。我等既稱知己。區區十萬金。猶不信託。必欲寫借票乎。秦

亦○笑○曰○非○也○此○乃○手○續○上○不○得○不○然○耳○兄○既○不○必○即○不○必○寫○總○之○我○二○人○交○情○必○不○因○此○區○區○之○數○而○懷○疑○也○當○日○某○甲○即○出○十○萬○金○之○支○票○與○秦○秦○然○亦○不○稱○謝○但○言○至○遲○兩○星○期○耳○即○匆○匆○出○某○甲○亦○毫○不○懷○疑○及○至○明○日○秦○某○既○不○見○返○而○姬○妾○僕○役○等○亦○不○知○何○往○房○中○行○李○及○箱○篋○等○果○仍○在○也○殆○越○一○星○期○亦○不○見○回○棧○某○甲○方○疑○之○乃○至○其○房○中○私○啓○其○箱○籠○視○之○一○氣○幾○絕○蓋○箱○中○所○貯○皆○磚○石○與○破○新○聞○紙○耳○一○箱○如○是○其○餘○箱○中○亦○皆○如○是○至○此○始○知○所○交○者○乃○一○巨○騙○也○懊○惱○欲○死○大○罵○悔○氣○悔○氣○而○已○

古今第一劇盜

晉省林某宦居京中有年矣政聲不甚清白以故宦囊富綽幾達數百萬金珠寶飾不計其數會母喪告歸隨姬妾十餘輩僕役數十人行李數百件巨舟五六艘魚貫而下道出豫界時已寔乃停舶焉豫魯間多大盜林某果早知之以爲舟中尙有勇力數十人卽有盜至亦可抵拒之故毫不見怯三鼓旣畢猝聞呼嘯聲自遠而至時有巡邏者亟抵岸察之毫無人跡始知呼嘯者乃風聲也風入松林其聲如怒馬奔至巡邏者始安心旣登舟瞥見一黑人亦一躍登船上短衣窄袖手執雙刀身輕若燕巡邏者大呼有賊艙中大小皆驚起侍衛者二十餘人各執兵器雄糾氣昂出而惟見一人笑曰汝等見一毛賊卽大呼小叫認爲大事盍揮諸江中可也卽拔刀起與黑衣人相鬥黑衣者大怒曰汝等狗奴還不速獻寶物與老

子不自量力。干犯老子。怒耶。語時。輕輕一舉。足已將一侍衛。跌入江中。諸侍衛見一人。跌入江中。怒不可忍。羣往執黑衣者。黑衣者並不十分用刀。又輕輕舉足。將二十餘侍衛。盡跌江中。林某見此情狀。大駭。時舟中尚有舟子及雜役人等數十人。又各執刀與鬥。均非其敵。一剎間。盡棄江中。其時舟中惟林某與姬妾數人而已。林卽往黑衣人前叩頭求免。一死甘將舟中財物完全獻出。黑衣者曰。汝非貪贓虐民之林某乎。林不敢出聲。但求免死。黑衣者曰。汝乃民賊也。今日惡貫滿盈。不殺更待何日。語時。將刀一揮。頭已落地。黑衣者更將舟中女子一一棄諸江中。乃呼儕輩來。將數舟財物鼓棹而去。黑衣者姓朱。名英武。豫魯間劇盜也。力能敵萬人。可出入水火中。喜衣黑衣。人都呼爲黑衣人云。

古今第一俠盜

紅髯客。豫之大盜也。秉性豪俠。能濟人患。難隻手可擎五百鈞石。鼎膂力過人。雖萬夫莫能撓其鋒。其劫人財物時。預先偵探其先後歷史。爲富不仁之家。常遭其劫。官軍卒不能破其案。若聞紅髯客三字。則爲之咋舌。以故紅髯客之英名。雖三尺童子亦莫不知之一日。走燕京。聞有蔡元利者。邑之奸商也。家頗富。裕紅髯客牢誌之。越數日。天大雨。紅髯客乘此雨勢。逕往其家。時未深夜。元利猶未睡也。既見盜。至欲鳴鑼集人盜。卽奪其鑼。將繩索縛住其手足。棄諸屋後。家中人均起持兵器。欲與之鬥。盜笑曰。鼠輩欲以卵

投石竟不知自量耶汝等毋慌我因川資無着故暫借若干耳若必欲與我爭者我刀不肯讓人毋後悔
家中人果未知紅髯客之勇以爲無名小賊竟大言欺人果一試之乃持刀而進盜一揮手跌出十餘步
家中人各大驚乃聽其劫掠翻箱倒篋盜去數萬金始去行至中途時雨勢稍霽猝聞女子哭泣聲甚悽
絕細聽之知出自破屋入門視之則一尸臥板扉上旁一女子哭甚哀紅髯客訊之則死者係其夫也家
中惟夫婦二人相依爲命竟不幸死矣且貧甚身後蕭條棺木亦無着紅髯客即將所盜之金慨然予之
卽去翌日婦口出其金以事喪葬鄰人異之蓋渠本家無担石者何以夫死之後卽有多金也不特有多
金且珠寶飾物亦無數更懷疑之而蔡氏遭劫之事適亦發生於是日某婦多金之事既傳揚於外蔡亦
得聞往視之則珠飾等物卽其原物也蔡乃鳴諸官將婦拘往訊其金自何來婦答云夜半一人送我者
官曰今人何往婦云不知官又云其人姓甚名誰婦又云不知官大怒曰汝乃通盜匪劫掠人物尙圖賴
不知耶婦曰果不知也婦自夫死後終夜痛哭乃於夜半猝入一大漢訊婦何哭婦答以夫死故且家甚
貧棺木無著其人長嘆者再若甚慷慨者卽曰我有金語畢置金桌上卽大步而去婦果不及訊以姓氏
也官曰竟有此等事乎我總不信汝必與盜串同今汝雖不去劫人財物而人家財物已在汝處其罪與
盜犯等若不直招必置汝於死地招後或可生法婦大哭曰我果不知也天平冤哉天平冤哉婦死果不

足惜其如此。不自之冤。何語已復。大哭時。則有一大漢。闖上堂。踞於官前。身長八尺餘。氣概軒昂。兩腮生紅鬚。望而知爲豪俠士也。曰：大盜紅髯客。見大人。劫蔡氏物者。余也。予此婦人之金者。亦余也。蔡氏爲富不仁。故劫之。彼婦人夫死無喪費。不堪度日。聞而見憐也。故予之。婦人與余。果無德。蔡氏與余。亦無冤。大人欲殺婦人乎。婦人無罪也。可殺余爲盜。已數十載。然所劫者。皆爲富不仁之家。所劫之物。盡濟恤一般。可憐無告之鰥。孤獨今日。死於此間。亦可以無憾矣。官聞之。良久無語。半晌。又長嘆者。再謂紅髯客曰：我不知綠林中。尙有此等人。我若殺之不義也。卽縱之去。紅髯客亦不稱謝曰：後會有期。語已。大步而去。蔡氏見官將大盜。縱去。大憤。乃訴諸上司。言地方官不能盡職。縱盜遠揚。罪不容誅。某官卽罷職入獄。夜將半。獄中突入一人。身長力大。將某官負出行。十餘里。始下。謂官曰：汝尙識我乎。官駭然曰：君非紅髯客耶。曰：然。宦海中。無甚佳趣味。不如同我等。隱跡深山之道。遙自在。某官本無意上進。乃與紅髯客。隱遯山中。不再問世外事也。

古今第一女盜

友人陳子曰：余閱人多矣。南走閩。廣北抵豫。魯間足跡殆遍。全中國。然觀綠衣女郎之輕身術。嘆觀止焉。女郎不知何許人。其姓氏里居。均莫能詳。喜衣綠色衣。故以綠衣女郎呼之。女郎本劇盜也。躍白尺高牆。

如跨戶檻身較飛燕還輕更能行水上嘗寄跡於魯省某山中出沒不定大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概某歲春陸生以探父晉省道經某山瞥見一女郎輕衣窄袖手執鮮花一束坐於小石上拈花微笑既見陸生如星驚訝狀欲避之不得陸生本風流少年富於偷香手腕見女郎微笑時卽謂女郎曰卿手中花嬌艷如卿能分贈我半乎女郎微笑不語擲花於地陸生卽俯拾之臭以鼻笑曰美人手中花更香於他種花也語時欲犯之女郎變色曰狂子烏得無禮今日因我母生辰乃舍汝不然爾命休矣不顧而去陸生大慚老羞成怒曰何處小婢子胆敢大言欺人竟目余爲懦夫耶我必有以報之乃拾石欲擊女郎未及身女郎亦不與較後語於人始知女郎卽綠衣劇盜也爲之悚然驚駭者久之某日爲郡中某富翁壽誕凡縉紳巨宦莫不前往慶賀富翁廳上供一白玉花瓶光能鏡人爲漢代寶物價值在二十萬以上入晚款客燈紅酒綠滿座高朋正在行令猜拳之際瞥見一女郎全身衣綠色向屋頂躍下聲息毫無竟劫白玉花瓶而去衆人大譁大呼捕盜捕盜一時秩序大亂卽四出追捕已杳如黃鶴矣

古今第一巧賊

潘阿二姑蘇著名之偷賊論其胆略果平淡無奇身材短削望之如無縛鷄之能力者然偷竊之手腕則殊於恆人觀西李姐蘇之富豪也阿二覬覦已久顧無下手地蓋其防範嚴密晚間亦有人爲之看守後

已爲阿二探悉李宅藏金窟在第五進某房內惟此房終夜亦不斷人跡守房者乃一老主人喜吸鴉片雖深宵人靜後亦必以阿芙蓉作消遣吞雲吐霧一榻橫陳意殊得焉阿二屢登其屋顛欲下而不能下心殊悵悵乃忽異想天開外間捕得一貓繫繩於貓之後足夜已過半懸於李氏空屋內空屋距房不甚遠狸既懸屋中作悲哀之鳴聲不絕於耳阿二復登於屋顛窺主人動靜主人初則斜倚榻上既而散步房中而鳥烏之聲漸入主人耳鼓主人呀曰何處孩兒啼鳥烏不休耶蓋貓之悲鳴有時與孩兒啼相似鳴聲漸急漸哀主人知有異乃點燈向鳴處尋去阿二笑曰主人中我術矣乃一躍而下啓其箱籠選值之高貴者藏諸懷內俟主人解貓下已歷二十分鐘而阿二懷中已纍纍滿矣主人既造臥室視室中箱篋知有變動啟而驗之則物已不翼而飛至此方知中賊之計懊惱不已而賊則已逍遙法外矣



